

【编者的话】

新年好。这是一五一十周刊在蛇年的第一期，也是一五一十周刊第一次以“月末版”的形态与你见面。

从本月起，我们将每月固定推出月末版特刊，一以贯之的主题将是“精神生活”。我们希望，月末版的全新尝试，能够实现从尘世俗务中的一次抽离和对心灵的一次接近，成为一次反



省自身与眺望远方的机会。

谈到“精神生活”，我们最先想与你分享的是罗素的一段话：“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这三种纯洁但无比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

这段话出自《我为什么活着》，你或许已经耳熟能详。从这个月开始，我们将陆续拿起罗素所言的这三把钥匙——三种激情，尝试用它们来打开精神生活的大门。

让我们从爱情开始。

“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这是杜拉斯对爱情的看法。世间的爱情有无数的面孔，唯一不变的是爱的本质。我们每一个人，为爱情画下不同的轮廓，穿上不同的外衣，写下不同的比喻，于是爱情，就有了千万种的形式。第一期月末版周刊，我们从“爱情的形式”入手，通过散文、小说、诗歌、影视等多种方式展现男女之爱、同性之爱、情色之爱与更开放的爱，借以一窥太阳下痴男旷女的面貌，与你共同探讨普天下各式各样的爱情关系。

我们眼中的爱情充满狂热、激情、甜蜜、苦恼与哀怨，是世间男欢女爱最寻常的形态。同性之间的爱情很多时是不能说出口的禁忌，但同样拥有爱情自由的灵魂，自会找到一条突破枷锁的道路。情色之爱则最直接、最透彻的一种。将欲望视为狂野本能，顺应本能却常常对抗着社会、甚至文明，此类悖论往往因此而更加富于诱惑。而在普通人看不到的地方，爱情还能以更开放、更肆意、更出人意表的形态存在，或许是无巧不成书、或许是追求感官刺激、或许是无力和无奈，爱情寄生在一切可能性中。

在千千万万种形式里，你可找到自己的爱情？

一五一十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录

【编者的话】 1

【我们眼中的爱情有 12 个还要更多的面向……】 7

王小波：《爱你就像爱生命》 7

格雷厄姆·格林：永远占有 10

杨绛：我们仨（节选） 22

诗 28

聂鲁达 20 首情诗之 5 28

聂鲁达：绝望的歌 30

拜伦：When we two parted 34

书 38

安德烈·高兹：《致 D》 38

加西亚·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 38

斯台芬·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39

剧 39

中国式爱情 39

《午夜巴塞罗那》 40

《101 次求婚》 40



【她爱她，他爱他……】 42

《王尔德狱中记》节选：为了“不敢说出口”的爱 42

白先勇：树犹如此(节选) 47

书 55

詹姆斯·鲍德温： 《乔凡尼的房间》 55

村上春树: 《斯普特尼克恋人》 55

黄碧云: 《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 56

剧 57

《心之全蚀》 57

《单身男子》 58

舞台剧《梁祝下世传奇》 58

【有时候情感在上面，有时候感情在下面 。。。】 60

杨炼:《蚕马》（组诗） 60

乔纳森·多利莫尔：性、文学与审查制度 67

书 86

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 86

冯唐： 《不二》 86

劳伦斯: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87

剧 88

《感官世界》 88

《炮友》 88

【更多时候爱情在我们看不清的更远处……】 90

张爱玲：倾城之恋（节选） 90

凌叔华：酒后 94

盘点世界各地隐秘的换妻游戏 100

书 102

虹影：《英国情人》 102

剧 103

《甜蜜小谎言》 103

《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 103



在 Facebook 分享本期周刊

在腾讯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 Twitter 分享本期周刊

在搜狐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饭否分享本期周刊

在人人网分享本期周刊

在新浪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豆瓣分享本期周刊

在网易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我们眼中的爱情有 12 个还要更多的面向……】

王小波：《爱你就像爱生命》

1、爱你就像爱生命



李银河，你好：

昨天晚上分手以后，我好难过。我这个大笨蛋，居然考了个恶心死活人的分数，这不是丢人的事儿吗？而且你也伤心了。所以我更伤心。

我感觉你有个什么决断做不出来。可能我是卑鄙无耻地胡猜，一口一个癞蛤蟆。我要是说错了你别伤心，我再来一口一个地吞回去。真的是这样的话，我来替你决断了吧。

你妈妈不喜欢我。你妈妈是个好人，为什么要惹她生气呢。再说，这样的事情也不是你应该遇到的。真的，你不应该遇到。还有好多的好人都不喜欢我。你为什么要遇到那么多痛苦呢！

还有我。我是爱你的，看见就爱上了。我爱你爱到不自私的地步。就像一个人手里一只鸽子飞走了，他从心里祝福那鸽子的飞翔。你也飞吧。我会难过，也会高兴，到底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

我来说几句让你生气的话，你就会讨厌我了。小布尔乔亚的臭话！你已经二十六七岁了。不能再和一个骆驼在一起。既然如此，干脆不要竹篮打水的好。

你别为我担心。我遇到过好多让我难过的事情。十六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大家都睡了，我从蚊帐里钻出来，用钢笔在月光下的一面镜子上写诗，写了趁墨水

不干又涂了，然后又写，直到涂得镜子全变蓝了……那时满肚子的少年豪气全变成辛酸泪了。我都不能不用这种轻佻的语气把它写出来，不然我又要哭。这些事情你能体会吗？“只有歌要美，美却不要歌”。以后我就知道这是殉道者的道路了。至于赶潮流赶时髦，我还能学会吗？真成了出卖灵魂了。我遇到过这种事情。可是，当时我还没今天难过呢。越悲怆的时候我越想嬉皮。

这些事情都让它过去吧。你别哭。真的，要是哭过以后你就好过了你就哭吧，但是我希望你别哭。王先生十之八九是个废物。来，咱们俩一块儿来骂他：去他的！

我爱你爱的要命，真的。你一希望我什么我就要发狂。我是一个坏人吗？要不要我去改过自新？

算了，我后面写的全不算数，你想想前边的吧。早点答复我。

还有，不管你怎么想，以后我们还是朋友，何必反目呢。

王小波，星期五

2、人为什么活着

银河，你好！

我在家里给你写信。你问我人为什么活着，我哪能知道啊？我又不是牧师。释迦牟尼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出了家，结果得到的结论是人活着为了涅槃，就是死。这简直近乎开玩笑了。

不过活着总得死，这一点是不错的，我有时对这一点也很不满意呢。还有人活着有时候有点闷，这也是很不愉快的。过去我想，人活着都得为别人，为别人才能使自己得到超生。那时大家都这么想吧？结果大家都不近人情的残酷，都走上宗教的道路了呢。我们经过了那个时代了吧，把生活都变成一个连绵不断的宗教仪式了呢。后来我见过活着全然为自己的人，他们是

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把自己当成物质，需要的东西也是物质，所以就分不出有什么区别。

总之，我认为人不应当忽视自己，生活就是自己啊。总要无愧于自己才好。比方说我要无愧于自己就要好好地爱你才对。也不能让人家来造自己，谁要来造我我都不干。有人要我们这样要我们那样，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生活本身了。过去我们在顶礼膜拜中度过光阴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是生活吗？现在我们在一片拜物声中过的是什么日子啊。我自己过去和现在都很不好。不过我现在要爱你，我觉得我很对，你也觉得我很对，别人与此有何相干。

我这么说你恐怕要怕我了。我一点也不可怕。不管你是谁，是神仙也好，是伟人也好，请你共享我们的爱情。这不屈辱谁，不屈辱你。

我不喜欢稀里糊涂地过日子。我妈妈有时说：真奇怪啊，我们稀里糊涂地就过来了。他们真的是这样。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本身。我们本身不傻，也不斤斤计较大衣柜一头沉。干吗要求我们有什么外在的样子，比方说，规规矩矩，和某些人一样等等。有时候我真想叉着腰骂：滚你的，什么样子！真的，我们的生活是一些给人看的仪式吗？或者叫人安分守己。不知什么叫“分”，假如人活到世上之前“分”都叫人安排好了，不如再死回去的好。

我有时对自己挺没信心的，尤其是你来问我。我生怕你发现我是个白痴呢。不过你也该知道，我也肯为别人牺牲，也接受一切人们的共同行动，也尽义务，只要是为大家好；却不肯为了仪式去牺牲、共同行动、尽义务，顶多敷衍一下。别人也许就为这个说我坏吧？我很爱开发智力，我怪吗？不怪吧。我还爱一个美的世界，美是为人的幸福才存在的。我也不肯因为什么仪式性的东西去写什么，唱什么，画什么，顶多敷衍它一下。

总之，我是这样。为了大家好，还为了我自己好，才能正经做事。为了什么仪式，为了看起来挺对路，我就混它。我决不为了仪式爱你，我是正经爱你呢。我一正经起来，就觉得自己不坏，生活也真不坏。真的，也许不坏？我觉得信心就在这里。

我对自己有点信心。我爱你呢，爱你！

小波，１０月２９日夜

【返回目录】



格雷厄姆·格林：永远占有



卡特四十二岁结婚时，对他来说，这是一次多么有安全感的名副其实的婚姻啊。他甚至欣赏教堂婚礼仪式的每个时刻，只除了当他扶着茱莉亚走下前廊时，看到了若瑟芬在抹眼泪。这完全是那种典型的新的坦诚的关系，若瑟芬才会到这里来的。他对茱莉亚并没有秘密，他们也曾常常谈起他同若瑟芬一起度过的饱受折磨的十年，谈及她那过分的妒忌心，还有她那种很有节奏的歇斯底里大发作。茱莉亚很理解地争辩说：“这全是由于她缺乏安全感，”她还确信用不了多久是可能同若瑟芬建立起友谊来的。

“亲爱的，我对此怀疑。”

“为什么呢？我无法不喜欢任何一个爱过你的人的。”

“那可是一种相当残酷的爱呢。”

“也许到最后她知道要失去时是这样吧，不过，亲爱的，你们也曾有过幸福的岁月啊。”

“是的。”不过，他要忘却在爱茱莉亚以前也曾爱过任何人了。

她那种宽宏大量有时真使他惊愕。在他们蜜月的第七天，当他们在苏尼姆海滩旁的一家小餐室喝酒时，他偶然地从口袋中掏出的一封若瑟芬的来信。它是昨天收到的，他一直藏着它，怕伤茱莉亚的心。这是典型的若瑟芬的作风，她连这短暂的蜜月时期也不肯放过他的。现在甚至她的笔迹也令他感到厌恶，字迹十分工整、很小，是用她头发那种颜色的黑墨水写的。茱莉亚是金黄色头发，他过去怎么会认为黑头发是美的呢？甚至还曾急不可待去看那些用黑墨水写的情书呢？

“是什么信？亲爱的，我不知来过信嘛。”

“是若瑟芬寄来的，昨天收到的。”

“但你还没有拆开呢！”她不无责备之意地说道。

“我根本不想去想起她。”

“可是，亲爱的，可能是她病了呢。”

“她不会的。”

“或者，经济有困难吧。”

“她那些服装设计赚的钱比我写小说赚的要多得多。”

“亲爱的，仁慈点，别那么刻薄，我们帮忙得起的。我们是这样幸福。”

于是他打开了信，信中很热情，没有抱怨，但他读起来觉得倒胃。

亲爱的菲立普，我不想在送行酒会上当个不知情识趣的人，所以我没有机会向你们告别和祝你们两个得到尽可能大的幸福。我觉得茱莉亚样子非常漂亮，而且是这样的非常非常年轻。你必须小心照顾她。亲爱的菲立普，我深知你是能很好地做到的。当我看到她时，我忍不住想，为什么你花那么久时间才下定心思离开我呢？菲立普你真傻，行动迅速不是减少些痛苦吗！

我想你现在是没有兴趣听我谈我近日的情况了，不过若是你稍微为我担心，你知道，你是个爱担忧的人，我就告诉你，我正拼命工作，正在为——猜猜是什么，是为法国服装杂志 vogue（时尚）画一整套设计。她们用法郎付稿费，我简直连想不愉快的事都没时间了。我回去过一次，我希望你别介意，我回到我们的寓所，（说走了嘴了！）因为我遗失一幅关键性的速写。我在我们通用的的抽屉背后找到了它。那通用抽屉，是思想银行，你还记得吧？我想我已把我所有的杂物都取走了，但它却夹在你的那良辰美景的夏天中于纳波内开始写的那篇至今未完成的小说稿里。现在我写得杂乱无章了，我真正想说的是，祝你们俩幸福。爱你们。

若瑟芬

卡特将信递给茱莉亚，说道：“它可能更糟的。”

“她会喜欢我看它吗？”

“哦，它是给我们两人的，”他又再想到没有隐私是多么好啊。在过往那十年里，有那么多的秘密，为了怕引起误会，怕若瑟芬发怒或沉默，有些甚至是无辜的隐私。现在他什么也不必再害怕了，甚至是罪恶的秘密，他也能信赖茱莉亚的同情和理解。他说：“我昨天不把信给你看真太傻气了，我以后再也不会做这样蠢事啦。”他回想史宾塞的诗句：“……狂风暴雨之后，从大海回到港湾。”

当茱莉亚看完了信后，说：“我想她是一个很妙的女人，她写这样一封信，心地是多么多么好啊，你也知道我的，虽然只是有时，也会有点儿替她担忧，不管怎么说，要是我，跟你生活了十年之后也是不愿意失掉你的。”

当他们坐出租汽车回雅典时，她说：“你在纳波内时很幸福吗？”

“是的，我想是吧，我已记不起来了，它跟这次不一样的。”

他以情人的触角，感到到她移身离开他，虽然他们的肩膀还接触着。从苏尼姆回去的一路上阳光普照，真使人昏昏欲睡，但是……他问道：“亲爱的，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只是……你没有想有朝一日也会像谈起纳波内那样谈起雅典？‘我已记不起来了，它跟这次不一样的。’”

“你真是个小傻瓜蛋！”他说着吻了她。他们在回雅典一路上，在出租汽车里亲热了一番，等车到市街时，她坐起来，梳好头发，问道：“你并不是个冷酷的男人啊，你是吗？”他知道一切都和好如初了。这全是若瑟芬的错，使他们片刻之间有一点小小的不和。

当他们从床上起来去吃晚餐时，她说：“我们一定得回封信给若瑟芬。”

“哦，别写！”

“亲爱的，我知道你会怎样感受，但它真的是一封很美妙的信啊。”

“那么，就写张明信片吧。”

于是他们达成了协议。

当他们回到伦敦来，倏忽间已是秋天了，若说还未到冬天，那飘落的冷雨落在沥青路上已经有点结冰了。他们已忘了在家乡很早就要上灯，经过基列特、卢科萨特和史密斯薄饼店，任何地方也再看不见巴台农神庙了。Boac（“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缩写）的海报招贴画看起来比通常更凄凉呢：“boac 带你到那儿，又带你回家。”

卡特说：“我们一到家，就把所有的电炉子点着，否则不知要多久才能暖和了。”不过当他们打开公寓的门时，却发现电炉全都早已点着了。在客厅和睡房深处，小电炉在幽暗中迎接他们。

“准是有神仙做出这等事来的，”茱莉亚说。

“不是什么鬼神仙，”卡特说。他早已看见摆在火炉头上那个用黑墨水写着“致卡特夫人”的信封了。

亲爱的茱莉亚：

你不会介意我叫你茱莉亚吧，你会吗？我发觉我们有很多共同之处，我们都爱同一个男人。今天的天气是那么冰冷，我忍不住想到你们两个是从阳光普照的温暖地方回到一个寒冷的楼房（我深知这座楼有多冷，我们每年从法国南部回来我总要着凉的），所以我做了一件自以为是的事，我溜了进来，点着电炉。不过让你知道，我以后不会再做这种事，我把你的钥匙藏在门外的草席下面，为了预防你们的飞机会在罗马或某个地方逗留，我将打电话去问机场你们会不会迟回来。如果是这样，我会回来把电炉熄掉，以保证安全。——也为了经济！电费贵得要命！——希望你在你的新家有个非常温暖的夜晚。爱你。

若瑟芬

再者：我留意到咖啡罐已空了，所以留了一包兰山牌咖啡在厨房里，这是菲立普唯一真正喜欢的咖啡。

茱莉亚笑道：“好啊，她什么都想到了。”

卡特说：“我但愿她别再理我们就好了。”

“若真如你所说，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温暖，早餐也没咖啡喝了。”

“我感觉她就潜伏在什么地方，随时都会走进来，就等我亲你的时刻，她会闯进来的。”他张开一只眼小心地望着门口，一边吻着茱莉亚。

“亲爱的，你这可有点不公道了，不管怎样，她已将钥匙放在草席下了啊。”

“她还不会另配一把备用钥匙吗？”

她用一吻封住了他的口。

“你留意到坐了几个钟头飞机，弄得你多易动情吗？”卡特问。

“是啊。”

“我想是因为受到颤动之故。”

“亲爱的，我们亲热亲热吧。”

“我可要先看看草席底下，确定她并没说谎。”

他享受这次婚姻，他多责怪自己何以不早点结婚，竟忘了如果这样，那他就要跟若瑟芬结婚了。他结识茱莉亚时，她并没有自己的工作，他几乎是不可思议地随时可以找到她，更没有女佣人用习俗来妨碍他们的关系。由于他们经常在一起，在鸡尾酒会，在餐室，在小型宴会，他们只要互相看一眼就行了……茱莉亚很快就有了个娇美的而易累的名声，他们经常参加酒会一个半小时后或在晚宴连咖啡也不喝就走掉，“亲爱的，真抱歉，我突然头疼，我真糊涂。菲立普，你得留下来……”

“当然，我不留下来了。”

有一次他们在楼梯口差点被揭穿，当时他们溜出来正在那儿捧腹大笑，他们的主人家跟着他们走出来，请他们代寄一封信。茱莉亚在那关键时刻将大笑变成某种像是歇斯底里的样

子……过了好多个礼拜，于是就有了一次真正成功的婚姻……他们经常会喜欢讨论这婚姻的成功，各人都把优点归功于对方。

茱莉亚说：“我常想你应该跟若瑟芬结婚的，为什么你不跟若瑟芬结婚呢？”

“我想在我们心坎里都知道，它是不会持久的。”

“那我们会持久吗？”

“如果我们不会，那就没有人会了。”

那是十一月初，定时炸弹开始爆炸了。无疑它本是计划早点爆炸的，但若瑟芬没有计算到他习惯暂时的改变。过了好多礼拜，他才偶然打开了过去他们同居时称之为思想银行的抽屉。他习惯把小说的笔记、听到的对话速写一类东西放在那儿，她则放那些时装广告的粗略速写造意图。

他一打开抽屉就直接看见她的信了。它上面用黑墨水粗粗地写上“绝密”的标记，加上一个异想开天地画出来的感叹号，这感叹号是画着一个有大眼睛的女孩子，像魔神从一个瓶子升出来的。他极端倒胃口地看了那封信：

亲爱的，你想不到在这儿找到我吧？不过，经过十年后，我还时不时会说声晚安或早安的，你好吗？祝福你。真正地和真实地非常爱你。

你的若瑟芬

那“时不时”的威胁是无可疑问的，他砰的一声用力将抽屉关上，大骂了一声“他妈的”，骂得那么大声，引起了茱莉亚注意。“亲爱的，是怎么回事？”

“又是若瑟芬！”

她看了那信，说道：“你知道，我可以理解她那种感情，可怜的若瑟芬。你要把它撕掉吗？亲爱的。”

“你还以为我会怎样处置它？留下来，收辑成一本她的书信集吗？”

“这样讲有点不太仁慈吧？”

“我对她不仁慈，茱莉亚，你根本不知道我们过的那些岁月是怎样一种生活，我可以让你看看伤疤：当她发怒时，她把烟头到处乱捻灭。”

“亲爱的，她发觉她在失去你，所以绝望，它们全是我的错，这些疤痕，它们每一个都是我的错。”他看得出她眼中那种有趣的思索，总是得出同样结论的。

才过了两天，第二个定时炸弹又爆炸了。当他们起床时，茱莉亚说：“我们真该调转一下床垫了，我们俩都跌进中间那类似洼洞的地方了。”

“我没有注意到。”

“有好些人是每礼拜调转一次床垫的。”

“是啊，若瑟芬常常这样做。”

他们掀起了床单，开始调转床垫，放在弹弓垫上是一封给茱莉亚的信，卡特先看到它，想一把将它扫走，但茱莉亚已看到它了。

“那是什么？”

“当然，又是若瑟芬啦。用不了多久就有很多信足够成一卷了。我们得把它们像给乔治·艾略特书信集那样交由耶鲁出版社编辑成书。”

“亲爱的，这封是写给我的，你打算怎样处置它？”

“秘密地毁灭它。”

“我想我们之间不应有秘密的。”

“我可不把若瑟芬也算在内。”

她第一次在打开信前犹疑不决了。“放一封信在这儿实在有点儿古怪，你以为它是偶然落在这里的吗？”

“我认为绝非偶然。”

她看了那封信，并把它递给他。她松了口气说：“啊，她解释了为什么了，真的是很自然的。”他看那信：

亲爱的茱莉亚，我是多么希望你是在晒着真正的希腊的阳光。别告诉菲立普（哦，当然，你现在还不会有隐私），但我从未去过法国南部。总是那么凛烈的北风，吹干了皮肤。我真高兴你不用在那儿受苦，我们常常计划如果抽得出时间就要到希腊去，所以我知道菲立普很快活的。我今天来打一张速写，就想起床垫至少有半个月没调转了。你知道，最后那几个礼拜我们还生活在一起的，我们都很心烦意乱。不管怎样，我不能忍受会想到你从莲花群岛回来，第一晚就发现床上高低不平，所以我为你调转了床垫。我建议你每个礼拜都调转一下床垫，否则中央会弄成一个洼洞的。另外我已挂上了冬天的窗帘，将夏天用的送到布济姆普顿路一百五十三号的洗衣店去了。爱你。

若瑟芬

“如果你还记得，她曾写信给我说过，在纳波内曾有过良辰美景的时光呢，”他说，“那书信集编辑将会加上一条注释作互相参证了。”

茱莉亚说：“你真有点儿铁石心肠，亲爱的，她只不过是想帮忙罢了，否则，我真不知道窗帘或床垫的事呢。”

“我想你准要写一封亲切的回信给她，里面全是些主妇的废话。”

“她已等了好几个礼拜，想得到回信了，这可是一封很久以前的信呢。”

“我可在想还会有多少封这种旧信在等着冒出来呢，老天啊，我要把全屋搜完又搜，从阁楼一直搜到地下室去。”

“我们不必吧。”

“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我只知道你是言过其实，小题大做。你的所作所为，就真象在惧怕着若瑟芬似的。”

“哦，见鬼！”

茱莉亚一扭身走出房间去了，他没法工作。那天晚些时候，又一个炸弹爆炸了。当然并不严重，但已使他情绪很差。他想找国外电报和电话号码，发现号码簿第一卷插有一页按字母次序排列的号码，是用若瑟芬的打字机打出来的，其中那个“０”字常常打不清楚，这是一整张他最常用的电话名单。跟在哈罗德家的电话之后，有他的老朋友约翰·休士的，还有最近的电召出租汽车站、药房、猪肉店、银行、洗衣店、水果蔬菜店、卖鱼店、他的出版商和经纪人、伊利莎伯雅顿化装品店和当地的美发店等等的电话号码。末后这一项下面还加了注（茱：请记住，相当可靠并且非常便宜）。他这时才开始留意，她们两个名字的字首都是Ｊ字。

茱莉亚发觉他找到这电话名单，就说：“她真是个天使般的女人。我们把这名单钉在电话旁边吧，它真是太完整了。”

“在她上一封信那种挑拨离间之后，我真不敢想象她还有什么鬼主意了。”

“亲爱的，那不是挑拨离间，它只不过是实事求是的表白罢了。如果我不是稍有点儿钱，说不定我们也会在法国南部去呢。”

“我想你不会以为我跟你结婚就是为了要游希腊吧？”

“别那么笨，你根本对若瑟芬毫不理解，总是把她的好意加以歪曲。”

“好意？”

“我想是一种罪恶感作怪吧。”

这以后，他真开始一番大搜索了。他打开香烟盒、抽屉、档案柜，搜过所有留在家里的西装袋，他找开电视机柜的后板，掀起抽水马桶的蓄水箱盖，甚至连厕所纸也另换一卷（换一卷新的比解开整卷容易些）。当他搜查厕所时，茱莉亚走来看着他，一点也不同情。他搜过窗帘上的木框。（谁知道送了窗帘去洗后还会有什么古怪？）他把他们的



脏衣服从篮子里倒出来，以防漏看了篮底会有什么。他手脚着地扒在厨房地上，看过煤气炉底，这次他终于找到有一片纸卷着煤气管子了，他不由得胜利地大叫一声，但它根本不是什么，只不过是防漏员留下的废纸罢了。下午的邮差插信进信箱，茱莉亚从客厅里喊他："哦，真好啊，你从来没告诉我你订了法国的时装杂志。"

"我没订。"

"对不起，在另一个信封里有张圣诞卡一类的东西，这本是赠阅的，赠阅人是若瑟芬·赫斯多·钟斯小姐。我只能说她太好了。"

"她卖了一套设计给他们，我不要看！"

"亲爱的，你真孩子气，你以为她会停止不再看你的书吗？"

"我只要求不要再来理我和你，就几个礼拜也好，这要求并不过分嘛。"

"亲爱的，你有点儿太利己主义了。"

那天傍晚，他觉得安静和疲累，但心里倒也轻松了一点，他搜索得十分全面，在吃晚饭的当中，他记起结婚礼物还包着放在那儿，因为没地方还未拆开，但他仍一定要去看清楚它们仍然是打着包，没有打开，才放了心。他知道若瑟芬不会使用螺丝旋子，怕弄伤手指，而且她怕锤子的。他们终于有了一个安静的单独相对的夜晚了，那是一种脆弱的安宁，他们都知道任何时刻只要用手一碰，它就会改变的。他引用一句诗对她说："我今晚平静得有如老年。"

"谁写的诗句？"

"白朗宁。"

"我不懂白朗宁，你念些给我听吧。"

他喜欢大声朗读白朗宁的诗，他有一个念诗的好嗓子，这正是他的无伤大雅的自我陶醉的本事，"你喜欢它吗？"

"是的。"

“他警告她道：“我过去常念诗给若瑟芬听呢。”

“关我什么事？我们是没办法不做某些相同的事的，亲爱的，我们可能吗？”

“这儿有一些是我从来不念给若瑟芬听的，即使是在我爱她的时候，它也是不适合的。我们过去那段爱情不是持久的。”

他开始念起来：

我知道得多清楚我要做什么

当漫长的秋夜来临之际……

他自己深为自己的朗诵所感动，他从来没有像在这一刻那样深爱着茱莉亚。这儿是家，没有了她，这儿岂不只是一间旅舍了。

……我现在将说话了，

不再望着你坐在那儿

就着火光读书，那眉毛

和那心灵的小手插进了它，

我的心无言沉默却知道怎么办。

他真希望茱莉亚真的在读着书，不过那样的话她就不可能以那样崇拜的样子听他诵诗了。

……如果两个生命结合，那将会有疤痕。它们是一个又一个，还有一个隐约的第三个：一个接近一个已是相距太远了。

他翻过一页，这里有一张纸，（如果她是将它装上信封的话，他应该在读诗之前就发现它的）上面又是那黑色的工整的笔迹：

亲爱的菲立普，我只是在你我最喜欢的书的书页中向你道一声晚安。我们真走运是以我们

这方法来了结我们的爱情，有着共同的回忆，我们永远都有着一点儿接触的。爱你。

若瑟芬

他把那书和那张纸扔在地板上，说道：“这母狗，这该死的母狗！”

“我不准你用这样的粗话骂她，”茱莉亚带着令人吃惊的力量说道，她捡起了那张纸看完了它。

“这有什么不对？”她问道，“你憎恨回忆吗？那我们这段日子将来回忆起来会是怎样？”

“可你还看不出她耍的鬼把戏吗？你不明白？茱莉亚，你是个傻瓜吗？”

那晚他们躺在床上，背对着背，甚至连脚也不相碰，这是他们回家以后第一晚没有亲热，而且也都睡得很少。第二天早晨，卡特在最显眼的地方了发现了一封信，他怎么一直没有发现它呢！它就写在他常用来写小说的还未用过的单行稿纸上，它是这样开始的：“亲爱的，我肯定你不会介意我仍用这旧称呼来叫你……”

（小说收录于华夏出版社 1994 年《永远占有—世界婚恋小说丛书 英国卷》）

【返回目录】

杨绛：我们仨（节选）



我们第一次到伦敦时，钟书的堂弟钟伟带我们参观大英博物馆和几个有名的画廊以及蜡人馆等处。这个暑假他一人骑了一辆自行车旅游德国和北欧，并到工厂实习。钟书只有佩服的份儿。他绝没这等本领，也没有这样的兴趣。他只会可怜巴巴地和我一起“探险”：从寓所到海德公园，又到托特纳姆路的旧书店；从动物园到植物园；从阔绰的西头到东头的贫民窟；也会见了一些同学。

巴黎的同学更多。不记得是在伦敦还是在巴黎，钟书接到政府当局打来的电报，派他做一九三六年“世界青年大会”的代表，到瑞士日内瓦开会。代表共三人，钟书和其他两人不熟。我们在巴黎时，不记得经何人介绍，一位住在巴黎的中国共产党员王海经请我们吃中国馆子。他请我当“世界青年大会”的共产党代表。我很得意。我和钟书同到瑞士去，有我自己的身份，不是跟去的。

钟书和我随着一群共产党的代表一起行动。我们开会前夕，乘夜车到日内瓦。我们俩和陶行知同一个车厢，三人一夜谈到天亮。陶行知还带我走出车厢，在火车过道里，对着车外的天空，教我怎样用科学方法，指点天上的星星。

“世界青年大会”开会期间，我们两位大代表遇到可溜的会，一概逃会。我们在高低不平、窄狭难走的山路上，“探险”到莱蒙湖边，妄想绕湖一周。但愈走得远，湖面愈广，没法儿走一圈。

重要的会，我们并不溜。例如中国青年向世界青年致辞的会，我们都到会。上台发言的，是共产党方面的代表；英文的讲稿，是钱钟书写的。发言的反应还不错。

我们从瑞士回巴黎，又在巴黎玩了一两星期。

当时我们有几位老同学和朋友在巴黎大学（Sorbonne）上学，如盛澄华就是我在清华同班上法文课的。据说我们如要在巴黎大学攻读学位，需有两年学历。巴

黎大学不像牛津大学有“吃饭制”保证住校，不妨趁早注册入学。所以我们在返回牛津之前，就托盛澄华为我们代办注册入学手续。一九三六年秋季始业，我们虽然身在牛津，却已是巴黎大学的学生了。

达蕾女士这次租给我们的一套房间比上次的像样。我们的澡房有新式大澡盆，不再用那套古老的盘旋管儿。不过热水是电热的，一个月后，我们方知电账惊人，赶忙节约用热水。

我们这一暑假，算是远游了一趟；返回牛津，我怀上孩子了。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个孩子，我们也不例外。好在我当时是闲人，等孩子出世，带到法国，可以托出去。我们知道许多在巴黎上学的女学生有了孩子都托出去，或送托儿所，或寄养乡间。

钟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像。我们的女儿确实像钟书，不过，这是后话了。

我以为肚里怀个孩子，可不予理睬。但怀了孩子，方知我得把全身最精粹的一切贡献给这个新的生命。在低等动物，新生命的长成就是母体的消灭。我没有消灭，只是打了一个七折，什么都减退了。钟书到年终在日记上形容我：“晚，季（季康，即杨绛——编者注）总计今年所读书，歉然未足……”，笑我“以才媛而能为贤妻良母，又欲作女博士……”。

钟书很郑重其事，很早就陪我到产院去定下单人病房并请女院长介绍专家大夫。院长问：

“要女的？”（她自己就是专家，普通病房的产妇全由她接生。）

钟书说：“要最好的。”

女院长就为我介绍了斯班斯大夫（Dr Spence）。他家的花园洋房离我们的寓所不远。

斯班斯大夫说，我将生一个“加冕日娃娃”。因为他预计娃娃的生日，适逢乔治六世加冕大典（五月十二日）。但我们的女儿对英王加冕毫无兴趣，也许她并不愿意到这个世界上来。我十八日进产院，十九日竭尽全力也无法叫她出世。大夫为我用了药，让我安然“死”去。

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像新生婴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脚后还有个热水袋。肚皮倒是空了，

浑身连皮带骨都是痛，动都不能动。我问身边的护士：“怎么回事儿？”

护士说：“你做了苦工，很重的苦工。”

另一护士在门口探头。她很好奇地问我：“你为什么不叫不喊呀？”她眼看我痛得要死，却静静地不吭一声。

我没想到还有这一招，但是我说：“叫了喊了还是痛呀。”

她们越发奇怪了。

“中国女人都通达哲理吗？”

“中国女人不让叫喊吗？”

护士抱了娃娃来给我看，说娃娃出世已浑身青紫，是她拍活的。据说娃娃是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婴儿。我还未十分清醒，无力说话，又昏昏睡去。

钟书这天来看了我四次。我是前一天由汽车送进产院的。我们的寓所离产院不算太远，但公交车都不能到达。钟书得横越几道平行的公交车路，所以只好步行。他上午来，知道得了一个女儿，医院还不让他和我见面。第二次来，知道我上了闷药，还没醒。第三次来见到了我；我已从法兰绒包包里解放出来，但是还昏昏地睡，无力说话。第四次是午后茶之后，我已清醒。护士特为他把娃娃从婴儿室里抱出来让爸爸看。

钟书仔仔细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后得意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阿圆长大后，我把爸爸的“欢迎辞”告诉她，她很感激。因为我当时还从未见过初生的婴儿，据我的形容，她又丑又怪。我得知钟书是第四次来，已来来回回走了七趟，怕他累坏了，嘱他坐汽车回去吧。

阿圆懂事后，每逢生日，钟书总要说，这是母难之日。可是也难为了爸爸，也难为了她本人。她是死而复苏的。她大概很不愿意，哭得特响。护士们因她啼声洪亮，称她 Miss Sing High，译意为“高歌小姐”，译音为“星海小姐”。

单人房间在楼上。如天气晴丽，护士打开落地长窗，把病床拉到阳台上去。我偶曾见到邻室两三个病号。估计全院的单人房不过六七间或七八间。护士服侍周到。我的卧室是阿圆的餐室，每日定时护士把娃娃抱来吃奶，吃饱就抱回婴儿室。那里有专人看管，不穿白大褂的不准入内。

一般住单人房的住一星期或十天左右，住普通病房的只住五到七天，我却住了三星期又两天。产院收费是一天一几尼（guinea 合 1.05 英镑，商店买卖用“镑”计算，但导师费、医师费、律师费等都用“几尼”），产院床位有限，单人房也不多，不欢迎久住。我几次将出院又生事故，产院破例让我做了一个很特殊的病号。

出院前两天，护士让我乘电梯下楼参观普通病房——一个统房间，三十二个妈妈，三十三个娃娃，一对是双生。护士让我看一个个娃娃剥光了过磅，一个个洗干净了又还给妈妈。娃娃都躺在睡篮里，挂在妈妈床尾。我很羡慕娃娃挂在床尾，因为我只能听见阿圆的哭声，却看不到她。护士教我怎样给娃娃洗澡穿衣。我学会了，只是没她们快。

钟书这段时期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

“墨水呀！”

“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下一次他又满面愁虑，说是把门轴弄坏了，门轴两头的门球脱落了一个，门不能关了。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

我说“不要紧”，他真的就放心了。因为他很相信我说的“不要紧”。我们在伦敦“探险”时，他颧骨上生了一个疔。我也很着急。有人介绍了一位英国护士，她教我做热敷。我安慰钟书说：“不要紧，我会给你治。”我认认真真每几小时为他做一次热敷，没几天，我把粘在纱布上的末一丝脓连根拔去，脸上没留下一点疤痕。他感激之余，对我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坏事”，我回寓后，真的全都修好。

钟书叫了汽车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我吃。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阿官”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

钟书顺利地通过了论文口试。同届一位留学牛津的庚款生，口试后很得意地告诉钟书说，“考官们只提了一个问题，以后就没有谁提问了。”不料他的论文还需重写。钟书同学院的英国朋友，论文口试没能通过，就没得学位。钟书领到一张文学学士（B.Litt）文凭。他告别牛津友好，摒挡行李，一家三口就前往法国巴黎。

这次钟书到蓝田去，圆圆并未发呆。假期中他们俩虽然每晚一起玩，“猫鼠共跳踉”，圆圆好像已经忘了渡船上渐去渐远渐渐消失的爸爸。钟书虽然一路上想念女儿，女儿好像还不懂得想念。

她已经会自己爬楼梯上四楼了。四楼上的三姨和我们很亲，我们经常上楼看望她。表姐的女儿每天上四楼读书。她比圆圆大两岁，读上下两册《看图识字》。三姨屋里有一只小桌子，两只小椅子。两个孩子在桌子两对面坐着，一个读，一个旁听。那座楼梯很宽，也平坦。圆圆一会儿上楼到三姨婆家去旁听小表姐读书，一会儿下楼和外公作伴。

我看圆圆这么羡慕《看图识字》，就也为她买了两册。那天我晚饭前回家，大姐三姐和两个妹妹都在笑，叫我“快来看圆圆头念书”。她们把我为圆圆买的新书给圆圆念。圆圆立即把书倒过来，从头念到底，一字不错。她们最初以为圆圆是听熟了背的。后来大姐姐忽然明白了，圆圆每天坐在她小表姐对面旁听，她认的全是颠倒的字。那时圆圆整两岁半。我爸爸不赞成太小的孩子识字，她识了颠倒的字，慢慢地自会忘记。可是大姐姐认为应当纠正，特地买了一匣方块字教她。

我大姐最严，不许当着孩子的面称赞孩子。但是她自己教圆圆，就把自己的戒律忘了。她叫我“来看圆圆头识字”。她把四个方块字嵌在一块铜片上，叫声“圆圆头，来识字”。圆圆已能很自在地行走，一个小人儿在地下走，显得房间很大。她走路的姿态特像钟书。她走过去听大姨教了一遍，就走开了，并不重复读一遍。大姐姐完全忘了自己的戒律，对我说：“她只看一眼就认识了，不用温习，全记得。”

我二姐比大姐小四岁，妈妈教大姐方块字，二姐坐在妈妈怀里，大姐识的字她全认得。爸爸在外地工作，回家得知，急得怪妈妈胡闹，把孩子都教笨了。妈妈

说，没教她，她自己认识的。爸爸看了圆圆识字，想是记起了他最宝贝的二姐。爸爸对我说：“‘过目不忘’是有的。”

【返回目录】



聂鲁达 20 首情诗之 5



为了你能听我说

我的话语

往往消瘦成

银鸥在沙滩上的足迹。

手串，喝醉酒的串铃

献给你那葡萄般的手。

望着我自己远去的话语。

比我多的，是你的话语。

它们似海蛇向我原有的痛苦爬去。

它们就这样沿着潮湿的墙壁爬去。

这个血腥游戏的罪人就是你。

它们纷纷逃避我那黑暗的藏身之地。 .

你处处塞满你的一切，塞满你的一切。

在你之前它们已开拓了你要占据的孤独之地，

并且比你更习惯于我的悲伤。

现在我想要它们说出我想对你说的话

为的是你能听到如同我希望你听见的话。

焦虑的风还是经常卷走你的话。

梦中的飓风还是经常把它们推倒。

从我痛苦的声音里你听一听其它声响。

哭声还是来自那些嘴巴，

流血还是因为原来的恳求.

爱我吧，女友。别抛弃我。跟我来吧！

跟我来吧，女友，冲破那焦虑的浪。

可是我的话语正渐渐被你的爱情染上颜色。

一切都让你给占了，你占领了一切。

我要把一切编成一条无限长的手串

献给你那柔软得赛葡萄的洁白双手。

【返回目录】



聂鲁达：绝望的歌



我在的这一夜浮现出对你的回忆。

河水用自己固执的呻吟与海连接。

被抛弃的人儿如同晨曦中的码头。

是离去的时候了，哦，被抛弃的我。

冰冷的花瓣雨点般洒落在我心田。

哦，废墟之地啊，遇难者残酷的洞天。

在你身上经历过战火和起飞。



从你身上唱歌的鸟展翅飞去。

犹如遥远的距离，你把一切吞食下去。

仿佛大海，仿佛时间。你的一切是海难！

有过欢聚与亲吻的快乐时刻。

有过塔灯燃烧般的惊惶时刻。

驾驶员的焦虑，盲目的潜水员的怒气，

对爱情的朦胧陶醉，你的一切是海难！

如雾的童年里，我的心长过翅膀，受过伤。

浪荡的发现者，你的一切是海难！

痛苦缠绕过你，欲望纠缠过你，

悲伤击败过你，你的一切是海难！

我曾迫使黑暗的大墙后退，

也曾比欲望和行为走得更远。

噢，心肝，我的心肝儿，我爱过又失去的女人，

在这潮湿的时刻，我呼唤你，要为你唱歌。 你宛若天然水池蕴藏过无限的柔情，

而无限的负情像打破水池般地粉碎了你。

那是漆黑、漆黑的岛屿上的孤独，

那里，可爱的人儿，你的双臂款待了我。

我如饥似渴，你是那可口的水果。

那是伤痛和毁灭，你就是那奇迹。

啊，女人，我不知道你怎么能阻挡我

进入你的心田，投入你十字形的怀抱。

在你的身上，我的欲望最可怕，又短暂，

最颠倒，又沉醉，最紧张，又贪婪。

埋葬了许多亲吻，你的坟茔依然热火，

被鸟群啄食的葡萄依然还在发火。

哦，那被咬过的嘴唇；哦，那被亲吻过的肢体；



哦，那如饥似渴的牙齿；哦，那扭缠在一起的躯体。 哦，那充满希望与奋力的疯狂性爱

我和你结合在一起，爱得尽竭全力。

柔情似水，轻如脂粉。

那句话儿，欲言又止。

我的命运如此，我的愿望随之而行。

我的愿望命中落空，你的一切是海难。

哦，废墟之地啊，你的一切都在逐渐倒塌，

什么痛苦你没说过?什么海浪没淹过你?

从浪谷到波峰，你还在燃烧，歌唱。

站在那里，好像船头上的一名水手。

你的歌声依然突出，你依然破浪而行。

哦，废墟之地啊，那敞开、苦涩的水井。

苍白、盲目的潜水员，不幸的投弹手！

浪荡的发现者，你的一切都是海难！

是离去的时候了，这艰难，冷酷的时候

它限制了整个夜晚的时刻表。

大海喧闹的腰带环绕着海岸。

冰冷的星星出现，黑色的鸟群徒迁。



被抛弃的人儿如同晨曦中的码头。

只有那个颤抖的黑影在我手中扭动。

啊，离开这一切，离开这一切！

是离去的时候了。哦，被抛弃的人儿！

【返回目录】

拜伦：When we two parted



When we two parted

In silence and tears,

Half broken-hearted

To sever for years,

Pale grew thy cheek and cold,

Colder thy kiss;

Truly that hour foretold

Sorrow to this.

The dew of the morning

Sunk chill on my brow--

It felt like the warning

Of what I feel now.

Thy vows are all broken,

And light is thy fame;

I hear thy name spoken,

And share in its shame.

They name thee before me,

A knell to mine ear;

A shrudder comes o'er me--

Why wert thou so dear?

They know not I knew thee,

Who knew thee so well--

Long, long I shall rue thee,

Too deeply to tell.

In secret we met--

In silence I grieve,

That thy heart could forget,

Thy spirit deceive

If I should meet thee

After long years,

How should I greet thee?--

With silence and tears.

When we two parted

In silence and tears,

Half broken-hearted

To sever for years,

Pale grew thy cheek and cold,

Colder thy kiss;

Truly that hour foretold

Sorrow to this.

The dew of the morning

Sunk chill on my brow--

It felt like the warning

Of what I feel now.

Thy vows are all broken,

And light is thy fame;

I hear thy name spoken,

And share in its shame.

They name thee before me,

A knell to mine ear;

A shrudder comes o'er me--

Why wert thou so dear?

They know not I knew thee,

Who knew thee so well--

Long, long I shall rue thee,

Too deeply to tell.

In secret we met--

In silence I grieve,

That thy heart could forget,

Thy spirit deceive

If I should meet thee

After long yea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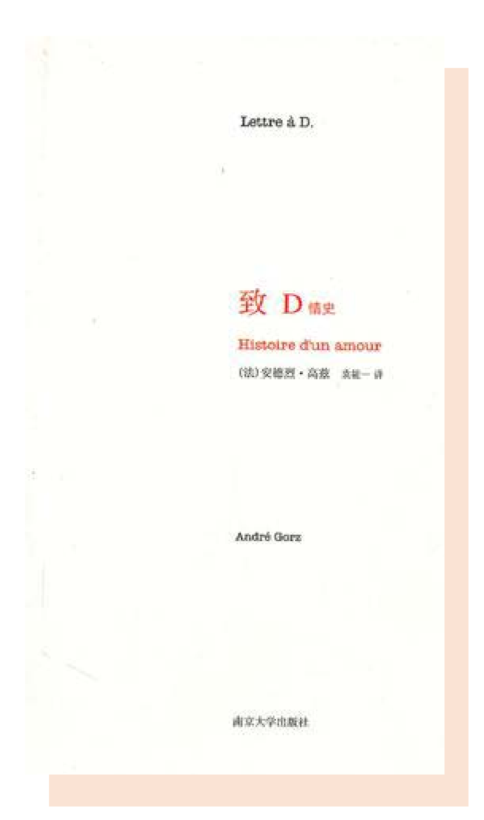
How should I greet thee?--

With silence and tears.

【返回目录】



书



安德烈·高兹：

《致 D》

副标题:情史

这是法国哲学家高兹写给妻子多莉娜的“情书”。快要八十二岁的多莉娜，身患绝症、体重只剩四十五公斤、身高缩短了六厘米，但在高兹看来，自己的妻子依然“一如既往的美丽、优雅”，令他心动。他要用这封情书重构爱情的历史，为了那与妻子共度的五十八个年头中愈发浓郁的爱。

加西亚·马尔克斯：

《霍乱时期的爱情》



什么是爱情？通过阿里萨与费尔明娜一生的爱情史诗，马尔克斯给出的答案是多元的，它既可以是忠贞的，也可以是放荡的；既可以是柏拉图式的，也可以是肉欲的；既可以是转瞬即逝的，也可以是生死相依的。





斯台芬·茨威格：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茨威格著名短篇小说，讲述一个刻骨铭心的暗恋故事。一个陌生的女人，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饱蘸着一生的痴情，写下了一封凄婉动人的长信，向一位著名的作家袒露了自己长达十八年的绝望的爱情。在痛苦的暗恋经历中，爱情所包含的奉献精神及其所能达到的深度展现得淋漓尽致。

【返回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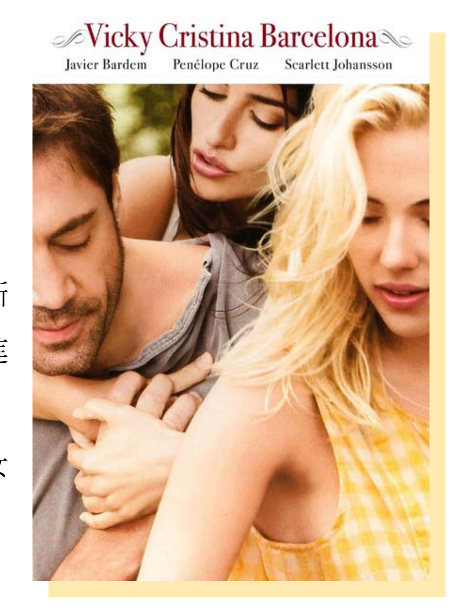
中国式爱情

中国婚恋状况短片，呈现了中国的“相亲潮”、“裸婚”、“绊婚”等社会现象。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0MzQ1NTc2.html



《午夜巴塞罗那》



导演：伍迪•艾伦

伍迪艾伦的欧洲系列影片之一，上映于 2008 年。故事发生地在巴塞罗那，两个性格迥异的美国姑娘维姬和克里斯蒂娜来此地度假，认识了艺术家胡安，加上胡安的前妻玛莲娜，四人之间展开了一场奇特又复杂的爱情。影片以伍迪•艾伦一贯的诙谐幽默风格，在异国情调的氛围中继续着对女人、爱情、理智等问题的思考。



《101 次求婚》

导演：陈正道

两个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如何才能天荒地老？这部电影被戏称为“屌丝逆袭女神”，讲述了美丽高雅的乐团大提琴手（林志玲 饰）与包工头（黄渤 饰）之间的爱情故事。

【返回目录】

陈丹青：卢浩和他的女友

【返回目录】

【她爱她，他爱他……】

《王尔德狱中记》节选：为了“不敢说出口”的爱



众神真是奇怪，他们不仅制造刑具来惩罚我们所犯的罪孽，而且还领着我们毁掉我们身上美好的、高贵的、仁慈的、爱的东西。要不是出于对你和你家庭的爱与怜悯，我现也就不会在这种可怕的地方哭泣了。

当然，我在我们之间的一切关系中不仅发现了“命运”，而且还找到了“毁灭”。“毁灭”一直是迅疾地奔跑着的，因为它要到流血的地方去。你通过你父亲成为你所属的那个家族的一员，而与这个家族成员的婚姻是可怕的，与这个家族的成员的友谊是致命的，暴力的手掌或是放到这个家族的成员们自己的生活上，或是放到其他人的生活上。在我们的每一次相遇中，在每一个重大的或表面上微不足道的、你跑来向我寻求帮助或快乐的关口，在并不重要的场合，在从与生活的联系来看就像在光柱里跳舞的尘埃或从树上落下的树叶那样微小的偶然事件中，“毁灭”都会跟踪而至，就像痛苦呼喊的回声或追逐着猎物的野兽的影子一样寸步不离。我们友谊的真正起点，是你在牛津大学时给我写了一封最哀婉动人的信，请求我帮助你摆脱你当时正陷入的一种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非常可怕的困境，而对一个牛津大学的年轻人来说更是双重可怕的困境。我帮助了你，最终还因为你把我当做你和乔治•列文斯先生的共同朋友而使我开始失去他的尊敬和友谊——保持了 15 年的友谊！当我不再能从他那儿获得建议和帮助时，我感到自己被剥夺了生命中一个伟大的保护者。

你曾送给我一首很美的诗，一首属于校园派风格的诗，想得到我的认可。我以一种极大的文学自负给你回了一封信：我把你比做许拉斯（许拉斯，希腊神话中忒俄达玛斯的儿子，赫剌克勒斯的密友。——译者）、雅辛托斯（雅辛托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被阿波罗误杀，为了纪念他，阿波罗使其血泊中长出风信子花。——译者）、琼奎尔（琼

奎尔，英文中意为长寿花。——译者）或那喀索斯（那喀索斯，又意水仙花。希腊神话中，美少年那喀索斯因拒绝回声女神 Echo 的求爱而受到惩罚，死后化为水仙花。——译者）或某个伟大的诗神用爱滋养并赋予荣誉的诗人。那封信像是从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摘录的一段，只是换成了一种未成年人的腔调，只有那些读过柏拉图的《会饮篇》或理解了希腊大理石雕像表现出的那种美丽的悲哀情绪的精神的人才能理解它。坦率地说，我给你的回信是我在幸福的——尽管是任性的——时刻会写给任何一个年轻优雅的、送给我他自己创作的诗的大学生的那种信，并且相信他有足够的才智或教养来正确解释它那奇异的语句。让我们回顾一下这封信的历史!当然，这封信先到了你手上，接着就传到了你一个令人讨厌的朋友手上，从他手上，又传到一群敲诈者手上，结果被复写多份送到我在伦敦的朋友、正在上演我的剧作的剧院经理手上，人们对它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无一正确，社会上充斥着各种混乱可笑的谣言，说我不得不为给你写这样一封不名誉的信而付出昂贵的代价:结果这种议论成了你父亲对我进行最恶毒的攻击的基础。在法庭上，我出示了这封信的原件，想让人们看看这到底是一封什么样的信，但被你父亲的律师视做一种企图腐化无辜者的令人厌恶的险恶阴谋而断然拒绝，最终它成为了我被控所犯罪行的一部分。国王也对它产生了兴趣。法官主要不是根据学识而是根据道德对它进行了判决；最后，我因它而进了监狱。这就是我给你写那封漂亮的信的结果！

当我们一起住在索尔兹伯里（英格兰南部城市。——译者）时，你对你以前的一个朋友给你写的一封带有威胁性的信感到非常害怕，你请求我去见写信人并帮你解决这件事。我照办了，结果对我来说是毁灭性的：我被迫承担了本应由你承担的一切并要对此作出解释；当你没有拿到学位，不得不离开牛津大学时，你在伦敦给我发来电报，请求我去你那里，我也立刻照办了；你因为处于当时那种境况不愿意回家，就要求我带你去格林；在格林，你喜欢上了一座房子，我就立刻为你租了下来：无论从哪种角度看，这些事的结果都是对我的毁灭。一天，你找到我，请求我为一种牛津大学生杂志写点东西，作为爱你的一种表示，因为这份杂志是由你的几位朋友发起的，而我却从未听说过他们的名字，对他们办的杂志也一无所知，但为了取悦你——为了取悦你，我什么没做过呢？——我就给你们寄去一些本是为“星期六评论”写的短论；几个月后，我发现自己不得不站在老贝利法庭（老贝利法庭，英国伦敦中央刑事法院的俗称。——译者）的被告席上解释这份杂志的性质，结果这也构成了国王指控我的一条罪状。我被要求为你的朋友的散文和你自己的诗辩护，对前者，我无法掩饰，但对后者，因为我极其忠诚于你年轻的文学作品就像忠诚于你年轻的生命一样，所以我就作了强有力的辩护，并保证你将来也不会做一个下流作家。尽管如此，我最后仍然进了监狱，既是因为你的

朋友所办的大学生杂志，也是为了“不敢说出口”的爱。在圣诞节，就像你在感谢我的信中所说的，我送给你一件你早就想要的“很漂亮的礼物”，最多也就值 40 英镑至 50 英镑，而当灾难降临，我被毁灭时，法警没收并卖掉了我的图书馆，只是为了抵偿那件“很漂亮的礼物”，就是因为它，法律判决竟执行到我房里来了。在众人的辱骂、你的嘲笑的刺激下，我决定对你父亲采取行动，使他被捕。对我来说，那是一个最后的可怕时刻，为了可怜兮兮地抓住这最后可使我逃脱法律制裁的希望，我要花很大一笔钱。我当着你的面告诉律师我没有钱，我不可能支付那笔可怕的开支，因为我已没有了自己可以支配的钱。你知道我说的绝对是真话。在那个要命的星期五，如果我没有在汉弗莱的办公室有气无力地承认我的毁灭，我现在可能正在法国过着幸福、自由的生活，也就能远远地离开你及你父亲了，也可以不必再理会他那令人讨厌的明信片，也可以对你的信漠然置之了。如果我当时能离开艾冯达勒旅馆，也会这样，但旅馆的人绝对不允许我离开。当时你已与我在一起住了 10 天，实际上，你也会承认，你也把你的一个朋友带来与我们同住，这使我非常愤怒、正义的愤怒，因为在这 10 天里我几乎花掉了 140 英镑。旅馆老板告诉我，如果我不付清所有的欠款，我就不能把行李带走。这就是我无法离开伦敦的原因，如果不是因为欠旅馆的钱，我在星期四早晨就会去巴黎了。

当我告诉律师我没有钱支付控告你父亲所需的那笔巨大的开支时，你立即插话说，你自己的家庭会非常乐意为我提供所有必需的花费，因为对你们家庭的每一个人来说，你父亲一直都是一个妖魔，他每天都给你母亲和家里的其他人造成数不清的烦恼和绝望，你们经常议论着如果可能就把他送进疯人院，免得他再给家里人制造麻烦，如果我能把他关进监狱，你们全家就会把我当做英雄和恩人，你母亲有不少富有的亲戚，他们也会非常乐意为此提供必要的开支。听了你的话，律师立刻就商定了这件事，我也就急忙去了警察局，因为我已没有借口不去了，我是被迫走进去的。当然，你的家庭并没有支付这笔钱，并且逼我破产的就是你父亲，是他逼得我拿出最后剩下的不足 700 英镑来偿付打官司花掉的钱。现在我妻子也疏远了我，主要是因为我每星期连维持生活的几英镑都拿不出，并且她正准备着离婚起诉，当然，要申请离婚就必须找全新的证据和进行全新的审判，或许还要经过更严肃的程序。我自然对其中的具体细节一无所知，我只知道给我妻子的律师提供证据的证人的名字，这个人就是你在牛津大学时的仆人，在你的特别要求下，我曾把他带到格林服侍了我们一夏天。

实际上，我不必举出更多的例子来说明你在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带给我的奇怪的“毁灭”，我有时感到，你自己就好像一个被某种神秘无形的手支配着的

傀儡，由你把各种可怕的事归结到一种可怕的主题。但傀儡还有自己的感情，他会把一种新的情节带进他们正在表演的故事中，并且可以改变既定的多变的主题来适合他们自己的某种奇思妙想或趣味。我们每时每刻都能意识到，完全自由同时还要完全受法律支配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永恒的矛盾，我常常想，这是对你的本性的惟一可能的解释，如果我们确实可以解释人的灵魂的深不可测的可怕的神秘的话。当然，这不包括那种使心灵的神秘更不可思议的解释。

当然，你有自己的幻想，确实也是生活在这种幻想里的，你就是通过这些幻想的变幻不定的薄幕和涂色的面纱看到一切都已变了样。我记得非常清楚，你以为忠诚于我、完全置身于你的家庭和家庭生活之外，就证明了你对我有奇妙的理解和伟大的爱。毫无疑问，对你来说好像事实就是那样。但我想的是，你与我在一起可以得到奢侈、高层次的生活和无节制的快乐以及无限制的钱。你的家庭生活使你感到厌烦，用你自己说过的一句话说就是"索尔兹伯里冰凉廉价的酒"不合你的胃口，而在我这边，则是埃及的寻欢作乐的场所，当然也因为我的思想对你有吸引力。当你找不到我陪你时，你选择做我的替身的朋友总是不能令你满意。

你以为，你给你父亲送去一封律师的信，说你要放弃每年 250 英镑的年金——我估计这些钱本是用于偿还你在牛津大学所欠的债务的——而不中断我们永久的友谊，你父亲就会让你获得那种最高贵的自我牺牲的好名声——你当时正实践着骑士般的友谊。但你放弃自己那一点点年金并不表明你准备放弃哪怕一种你最不必要的奢侈或最不必要的浪费，事实正好相反，你对奢侈生活的欲望从没那样强烈过。在巴黎时，我、你及你的意大利仆人 8 天内共用去近 150 英镑，只吃牛肉就用了 85 英镑。以你希望过的这种生活水平看，你全年的所有收入，即使你在选择花钱比较少的享乐方式时也特别节省，即使只你一个人吃饭，也不够用 3 个星期的。事实上，你放弃自己的年金只不过是一种虚张声势的假象，它只是为你提供了一种似乎合理的或你自以为合理的借口，使你能光明正大地靠我的钱生活。你在许多场合都是很认真地利用这一点，并对之作出最完美的解释。你造成的持续的紧张——当然主要是对于我，但在某种程度上，我知道也是对于你母亲——从未像那样令人难以承受，因为，至少对我来说，你从未说过一句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感谢话，或想到过对自己的行为要有所节制。

你还以为，用恐吓信、侮辱电报和嘲弄的明信片攻击你父亲就真的是为维护你母亲而战了，你就真的成为她的英雄了，你就必然可以报复她在婚姻生活中那些可怕的错误和痛苦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你的一种幻想，而且是你最坏的幻想。如果你认为自己因为母亲的错误而报复父亲是做儿子的责任，那么你应采取的方式是更好地做你母亲的儿子，

不要让她害怕与你谈些严肃的事情，不要再签需要她付款的账单，对她更温柔些，不要把悲伤带进她的生活。你的哥哥弗朗西斯在他短暂的像花一样的一生中，用他的温柔和善良弥补了她遭受的许多痛苦，你应该以他为榜样。如果你以为，你通过我设法把你父亲关进监狱就能给你母亲带来绝对的欣喜与欢乐，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敢肯定你想错了。如果你想知道，一个女人，当她的丈夫、她孩子的父亲，穿着囚服被关在监狱时，她到底是怎么想的，你不妨给我妻子写信，问问她，她会告诉你的。

我也有自己的幻想，我以为生活是一出辉煌的喜剧，你会成为其中许多高贵人物中的一个。我后来才发现，生活是一出令人悲哀、厌恶的悲剧，只有发生了在目的的集中性和狭隘的意志力的强度方面都很险恶的重大的生活灾难时——而导致灾难的就是你自己——才能撕破一切欢乐和欣喜的假面具，你与我都曾受到这种面具的欺骗而误入歧途。

【返回目录】

白先勇：树犹如此(节选)



巴萨隆那道（Barcelona Drive）九百四十号在斜坡中段，是一幢很普通的平房。人跟住屋也得讲缘分，这栋房子，我第一眼便看中了，主要是为着屋前屋后的几棵大树。屋前一棵宝塔松，庞然矗立，颇有年分，屋后后一对中国榆，摇曳生姿，有点垂柳的风味，两侧的灌木丛又将邻舍完全隔离，整座房屋都有树荫庇护，我喜欢这种隐遮在树丛中的房屋，而且价钱刚刚合适，当天便放下了定洋。

房子本身保养得还不错，不须修补。问题出在园子里的花草。屋主偏爱常春藤，前后院种满了这种藤葛，四处窜爬。常春藤的生命力强韧惊人，要拔掉煞费工夫，还有雏菊、罂粟、木槿都不是我喜欢的花木，全部根除，工程浩大，绝非我一人所能胜任。幸亏那年暑假，我中学时代的至友王国祥从东岸到圣芭芭拉来帮我，两人合力把我「隐谷」这座家园，重新改造，遍植我属意的花树，才奠下日后园子发展的基础。

王国祥那时正在宾州州立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只有一个半月的假期，我们却足足做了三十天的园艺工作。每天早晨九时开工，一直到傍晚五、六点钟才鸣金收兵，披荆斩棘，去芜存菁，清除了几卡的废枝杂草，终于把花园理出一个轮廓来。我与王国祥都是生手，不惯耕劳，一天下来，腰酸背痛。幸亏圣芭芭拉夏天凉爽，在和风煦日下，胼手胝足，实在算不上辛苦。

圣芭芭拉附近产酒，有一家酒厂酿制一种杏子酒（Aprivert），清香甘冽，是果子酒中的极品，冰冻后，特别爽口。邻舍有李树一株，枝桠一半伸到我的园中，这棵李树真是异种，是牛血李，血红汁多，味甜如蜜，而且果实特大。那年七月，一树累累，挂满了小红球，委实诱人。开始我与国祥还有点顾忌，到底是人家的果树，光天化日之下，采摘邻居的果子，不免心虚。后来发觉原来加州法律规定，长过了界的树木，便算是这一边的产物。有了法律根据，我们便架上长梯，国祥爬上树去，我在下面接应，一下工夫，我们便采满了一桶殷红光鲜的果实。收工后，夕阳西下，清风徐来，坐在园中草坪上，啜杏子酒，啖牛血李，一日的疲劳，很快也

就恢复了。

圣芭芭拉（Santa Barbara）有“太平洋的天堂”之称，这个城的山光水色的确令人流连低徊之处，但是我觉得这个小城的一个好处是海产丰富：石头蟹、硬背虾、海胆、鲍鱼，都属本地特产，尤其是石头蟹，壳坚、肉质细嫩鲜甜，而且还有一双巨螯，真是圣芭芭拉的美味。那个时候美国人还不很懂得吃带壳螃蟹，码头上的鱼市场，生猛螃蟹，团脐一元一只，尖脐一只不过一元半。王国祥是浙江人，生平就好这一样东西，我们每次到码头鱼市，总要携回四、五只巨蟹，蒸着吃。蒸蟹第一讲究是火候，过半分便老了，少半分又不熟。王国祥蒸螃蟹全凭直觉，他注视着蟹壳渐渐转红叫一声“好！”将螃蟹从锅中一把提起，十拿九稳，正好蒸熟。然后佐以姜丝米醋，再烫一壶绍兴酒，那便是我们的晚餐。那个暑假，我和王国祥起码饕掉数打石头蟹。那年我刚拿到终生教职，《台北人》出版没有多久。国祥自加大柏克莱毕业后，到宾州州大去做博士后研究是他第一份工作，那时他对理论物理还充满了信心热忱，我们憧憬，人生前景是金色的，未来命运的凶险，我们当时浑然未觉。

园子整顿停当，选择花木却颇费思量。百花中我独锺茶花。茶花高贵，白茶雅洁，红茶穠丽，粉茶花俏生生、娇滴滴，自是惹人怜惜。即使不开花，一树碧亭亭，也是好看。茶花起源于中国，盛产云贵高原，后经欧洲才传到美国来。茶花性喜温湿，宜酸性土，圣芭芭拉恰好属于美国的茶花带，因有海雾调节，这里的茶花长得分外丰蔚。我们遂决定，园中草木以茶花为主调，于是遍搜城中苗圃，最后才选中了三十多株各色品种的幼木。美国茶花的命名，有时也颇具匠心：白茶叫“天鹅湖”，粉茶叫“娇娇女”，有一种红茶名为“艾森豪威尔将军”这是十足的美国茶，我后院栽有一棵，后来果然长得伟岸嵚奇，巍巍然有大将之风。

花种好了，最后的问题只剩下后院西隅的一块空地，屋主原来在此搭了一架秋千，架子撤走后便留空一角。因为地区不大，不能容纳体积太广的树木，王国祥建议：“这里还是种 Italian Cypress 吧。”这倒是好主意，意大利柏树占地不多，往空中发展，前进无量。我们买了三株幼苗，沿着篱笆，种了一排。刚种下去，才三、四尺高，国祥预测：“这三棵柏树长大，一定会超过你园中其他的树！”果真，三棵意大利柏树日后抽发得傲视群伦，成为我花园中的地标。

十年树木，我园中的花木，欣欣向荣，逐渐成形。那期间，王国祥已数度转换工作，他去过加拿大，又转德州。他的博士后研究并不顺遂，理论物理是门高深学问，出路狭窄，美国学生视为畏途，念的人少，教职也相对有限，那几年美国大学预算紧缩，

一职难求，只有几家名校的物理系才有理论物理的职位，很难挤进去，亚利桑拿州立大学曾经有意聘请王国祥，但他却拒绝了。当年国祥在台大选择理论物理，多少也是受到李政道、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的鼓励。后来他进柏克莱，曾跟随名师，当时柏克莱物理系竟有六位诺贝尔奖得主的教授。名校名师，王国祥对自己的研究当然也就期许甚高。当他发觉他在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无法达成重大突破，不可能做一个顶尖的物理学家，他就断然放弃物理，转行到高科技去了。当然，他一生最高的理想未能实现，这一直是他的一个隐痛。后来他在洛杉矶休斯（Hughes）公司找到一份安定工作，研究人造卫星。波斯湾战争，美国军队用的人造卫星就是休斯制造的。

那几年王国祥有假期常常来圣芭芭拉小住，他一到我家，头一件事便要到园中去察看我们当年种植的那些花木。他隔一阵子来，看到后院那三株意大利柏树，就不禁惊叹："哇，又长高了好多！"柏树每年升高十几尺，几年间，便标到了顶，成为六、七十尺的巍峨大树。三棵中又以中间那棵最为茁壮，要高出两侧一大截，成了一个山字形。山谷中，湿度高，柏树出落得苍翠欲滴，夕照的霞光映在上面，金碧辉煌，很是醒目。三四月间，园中的茶花全部绽放，树上缀满了白天鹅，粉茶花更是娇艳光鲜，我的花园终于春意盎然起来。

西医治疗一年多，王国祥的病情并无起色，而治疗费用昂贵已使得他的家庭日渐陷入困境，正当他的亲人感到束手无策的时刻，国祥却遇到了救星。他的亲戚打听到江南名医奚复一大夫医治好一位韩国侨生，同样也患了"再生不良性贫血"，病况还要严重，西医已放弃了，却被奚大夫治愈.我从小看西医，对中医不免偏见。奚大夫开始给国祥的药方里，许多味草药中，竟有一剂犀牛角，当时我不懂得犀牛角是中药的凉血要素，不禁啧啧称奇，而且小小一包犀牛角粉，价值不菲。但国祥服用奚大夫的药后，竟然一天天好转，半年后已不需输血。很多年后，我跟王国祥在美国，有一次到加州圣地亚哥世界闻名的动物园去观览百兽，园中有一群犀牛族，大大小小七只，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看到这种神奇的野兽，我没想到近距离观看，犀牛的体积如此庞大，而且皮之坚厚，似同披甲戴铠，鼻端一角耸然，如利斧朝天，神态很是威武。大概因为犀牛角曾治疗过国祥的病，我对那一群看来凶猛异常的野兽，竟有一份说不出的好感，在栏前盘桓良久才离去。

我跟王国祥都太过乐观了，以为"再生不良性贫血"早已成为过去的梦魇，国祥是属于那百分之五的幸运少数。万没料到，这种顽强的疾病，，竟会潜伏二十多年，如同酣睡已久的妖魔，突然苏醒，张牙舞爪反扑过来。而国祥毕竟已年过五十，身体抵

抗力比起少年时，自然相差许多，旧病复发，这次形势更加险峻。自此，我与王国祥便展开了长达三年，共同抵御病魔的艰辛日子，那是一场生与死的搏斗。

鉴于第一次王国祥的病是中西医合治医好的，这一次我们当然也就依照旧法。国祥把二十多年前奚复一大夫的那张药方找了出来，并托台北亲友拿去给奚大夫鉴定，奚大夫更动了几样药，共加重分量；黄覘、生熟地、党参、当归、首乌等都是一些补血调气的草药，方子中也保留了犀牛角。幸亏洛杉矶的蒙特利公园市的中药行这些药都买得到。有一家叫“德成行”的老字号，是香港人开的，货色齐全，价钱公道。那几年，我替国祥去检药，进进出出，“德成行”的老板伙计也都熟了。因为犀牛属于受保护的稀有动物，在美国犀牛角是禁卖的。开始“德成行”的伙计还不肯拿出来，我们恳求了半天，才从一只上锁的小铁匣中取出一块犀牛角，用来磨些粉卖给我们。但经过二十多年，国祥的病况已大不同，而且人又不在台湾，没能让大夫把脉，药方的改动，自然无从掌握。这一次，服中药并无速效。但三年中，国祥并未停用过草药，因为西医也并没有特效治疗方法，还是跟从前一样，使用各种激素；我们跟医生曾讨论过骨髓移植的可能，但医生认为，五十岁以上的病人，骨髓移植风险太大，而且寻找血型完全相符的骨髓赠者，难如海底捞针。

那三年，王国祥全靠输血维持生命，有时一个月得输两次。我们的心情也就跟着他血红素的数字上下而阴晴不定。如果他的血红素维持在九以上，我们就稍宽心，但是一旦降到六，就得准备，那个周末，又要进医院去输血了。国祥的保险属于凯撒公司（Kaiser Permanente），是美国最大的医疗系统之一。凯撒在洛杉矶城中心的总部是一连串延绵数条街的庞然大物，那间医院如同一座迷宫，进去后，转几个弯，就不知身在何方了。我进出那间医院不下四、五十次，但常常闯进完全陌生地带，跑到放射科、耳鼻喉科去。因为医院每栋建筑的外表都一模一样，一整排的玻璃门窗反映着冷冷的青光。那是一座卡夫卡式超现代建筑物，进到里面，好像误入外星。

因为输血可能有反应，所以大多数时间王国祥去医院，都是由我开车接送。幸好每次输血时间定在周末星期六，我可以在星期五课后开车下洛杉矶国祥住处，第二天清晨送他去。输血早上八点钟开始，五百 CC 输完要到下午四、五点钟了，因此早上六点多就要离开家。洛杉矶大得可怕，随便到那里，高速公路上开一个钟头车是很平常的事，尤其在早上上班时间，十号公路塞车是有名的。住在洛杉矶的人，生命大部分都耗在那八爪鱼似的公路网上。由于早起，我陪着王国祥输血时，耐不住要打个盹，但无论睡去多久，一张开眼，

看见的总是架子上悬挂着的那一袋血浆，殷红的液体，一滴一滴，顺着塑胶管往下流，注入国祥臂弯的静脉里去。那点点血浆，像时间漏斗的水滴，无穷无尽，永远滴不完似的。但是王国祥躺在床上却能安安静静的接受那八小时生命浆液的挹注。他两只手臂弯上的静脉都因针头插入过分频繁而经常淤青红肿，但他从来也没有过半句怨言。王国祥承受痛苦的耐力惊人，当他喊痛的时候，那必然是痛苦已经不是一般人所能负荷的了。我很少看到像王国祥那般能隐忍的病人，他这种斯多葛（Stoic）式的精神是由于他超强的自尊心，不愿别人看到他病中的狼狈。而且他跟我都了解到这是一场艰巨无比的奋斗，需要我们两个人所有的信心、理性，以及意志力来支撑。我们绝对不能向病魔示弱，露出胆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似乎一直在互相告诫：要挺住，松懈不得。

事实上，只要王国祥的身体状况许可，我们也尽量设法苦中作乐，每次国祥输完血后，精神体力马上便恢复了许多，脸上又浮现了红光，虽然明知这只是人为的暂时安康，我们也要趁这一刻享受一下正常生活。开车回家经过蒙特利公园时我们便会到平日喜欢的饭馆去大吃一餐，大概在医院里磨了一天，要补偿起来，胃口特别好。我们常去“北海渔村”，因为这家广东馆港味十足，一道“避风塘炒蟹”非常道地。吃了饭便去租录影带回去看，我一生中从来没看过那么多中港台的“连续剧”，几十集的《红楼梦》、《满清十三皇》、《严凤英》，随着那些东扯西拉的故事，一个晚上很容易打发过去。当然，王国祥也很关心世界大势，那一阵子，东欧共产国家以及“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土崩瓦解，我们天天看电视，看到德国人爬到东柏林墙上喝香槟庆祝，王国祥跟我都拍手喝起采来，那一刻，“再生不良性贫血”，真的给忘得精光。

王国祥直到八八年才在艾尔蒙特（El Monte）买了一幢小楼房，屋后有一片小小的院子，搬进去不到一年，花园还来不及打点好，他就生病了。生病前，他在超市找到一对酱色皮蛋缸，上面有姜黄色二龙抢珠的浮雕，这对大皮蛋缸十分古拙有趣，国祥买回来，用电钻钻了洞，准备作花缸用。有一个星期天，他的精神特别好，我便开车载了他去花圃看花。我们发觉原来加州也有桂花，登时如获至宝，买了两棵回去移植到那对皮蛋缸中。从此，那两棵桂花，便成了国祥病中的良伴，一直到他病重时，也没有忘记常到后院去浇花。

王国祥重病在身，在我面前虽然他不肯露声色，他独处时内心的沉重与惧恐，我深能体会，因为当我一个人静下来时，我自己的心情便开始下沉了。我曾私下探问过他的主治医生，医生告诉我，国祥所患的“再生不良性贫血”，经过二十多年，虽然一度

缓解，已经达到末期。他用“End Stage”这个听来十分刺耳的字眼，他没有再说下去，我不想听也不愿意他再往下说。然而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问题却像潮水般经常在我脑海里翻来滚去：这次王国祥的病，万一恢复不了，怎么办？事实上国祥的病情，常有险状，以至于一夕数惊。有一晚，我从洛杉矶友人处赴宴回来，竟发觉国祥卧在沙发上已是半昏迷状态，我赶紧送他上医院，那晚我在高速公路上起码开到每小时八十英哩以上，我开车的技术并不高明，不辨方向，但人能急中生智，平常四十多分钟的路程，一半时间便赶到了。医生测量出来，国祥的血糖高到八百 MC / DL，大概再晚一刻，他的脑细胞便要受损了。原来他长期服用激素，引发血糖升高。医院的急诊室本来就是一个生死场，凯撒的急诊室比普通医院要大几倍，里面的生死挣扎当然就更加剧烈，只看到医生护士忙成一团，而病人围困在那一间间用白幔圈成的小隔间里，却好像完全被遗忘掉了似的，好不容易盼到医生来诊视，可是探一下头，人又不见了。我陪着王国祥进出那间急诊室多次，每次一等就等到天亮才有正式病房。

自从王国祥生病后，我便开始到处打听有关“再生不良性贫血”治疗的讯息。我在台湾看病的医生是长庚医学院的吴德朗院长，吴院长介绍我认识长庚医院血液科的主治医生施丽云女士。我跟施医生通信讨教并把王国祥的病历寄给她，与她约好，我去台湾时，登门造访。同时我又遍查中国大陆中医治疗这种病症的书籍杂志.我在一本医疗杂志上看到上海曙光中医院血液科主任吴正翔大夫治疗过这种病，大陆上称为“再生障碍性贫血”，简称“再障”。同时我又在大陆报上读到河北省石家庄有一位中医师治疗“再障”有特效方法，并且开了一家专门医治“再障”的诊所。我发觉原来大陆上这种病例并不罕见，大陆中西医结合治疗行之有年，有的病疗效还很好。于是我便决定亲自往大陆走一趟，也许能够寻访到能够医治国祥的医生及药方。我把想法告诉国祥听，他说道：“那只好辛苦你了。”王国祥不善言辞，但他讲话全部发自内心。他一生最怕麻烦别人，生病求人，实在万不得已。

一九九〇年九月，去大陆之前，我先到台湾，去林口长庚医院拜访了施丽云医师。施医生告诉我她也正在治疗几个患“再生不良性贫血”的病人，治疗方法与美国医生大同小异。施医生看了王国祥的病历没有多说甚么，我想她那时可能不忍告诉我，国祥的病，恐难治愈.

我携带了一大盒重重一叠王国祥的病历飞往上海，由我在上海的朋友复旦大学陆士清教授陪同，到曙光医院找到吴正翔大夫。曙光是上海最有名的中医院，规模相当大。吴大夫不厌其详以中医观点向我解说了“再障”的种种病因及治疗方法。曙光医院治疗“再障”也是中西合诊，一面输血，一面服用中药，长期调养，主要还是补血调气。吴大

夫与我讨论了几次王国祥的病况，最后开给我一个处方，要我与他经常保持电话联络。我听闻浙江中医院也有名医，于是又去了一趟杭州，去拜访一位辈分甚高的老中医，老医生的理论更玄了，药方也比较偏。有亲友生重病，才能体会得到「病急乱投医」这句话的真谛。当时如果有人告诉我喜马拉雅山顶上有神医，我也会攀爬上去乞求仙丹的。在那时，抢救王国祥的生命，对于我重于一切。

我飞到北京后的第二天，便由社科院袁良骏教授陪同，坐火车往石家庄去，当晚住歇在河北省政协招待所。那晚在招待所遇见了一位从美国去的工程师，原本也是台湾留美学生，而且是成大毕业。他知道我为了朋友到大陆访医特来看我。我正纳闷，这样偏远地区怎会有美国来客，工程师一见面便告诉了我他的故事：原来他太太年前车祸受伤，一直昏迷不醒，变成了植物人。工程师四处求医罔效，后来打听到石家庄有位极负盛名的气功师，开诊所用气功治疗病人。他于是辞去了高薪职位，变卖房财，将太太运到石家庄接受气功治疗。他告诉我每天有四、五位气功师轮流替他太太灌气，他讲到他太太的手指已经能动，有了知觉，他脸上充满希望。我深为他感动，是多大的爱心与信念，使他破釜沈舟，千里迢迢把太太护运到偏僻的中国北方去就医。这些年来我早已把工程师的名字给忘了，但我却常常记起他及他的太太，不知她最后恢复知觉没有。几年后我自己经历了中国气功的神奇，让气功师治疗好晕眩症，而且变成了气功的忠实信徒。当初工程师一番好意，告诉我气功治病的奥妙，我确曾动过心，想让王国祥到大陆接受气功治疗。但国祥经常需要输血，而且又容易感染疾病，实在不宜长途旅行。但这件事我始终耿耿于怀，如果当初国祥尝试气功，不知有没有复原的可能。

一九五四年，四十四年前的一个夏天，我与王国祥同时匆匆赶到建中去上暑假补习班，预备考大学。我们同级不同班，互相并不相识，那天恰巧两人都迟到，一同抢着上楼梯，跌跌撞撞，碰在一起，就那样，我们开始结识，来往相交，三十八年。王国祥天性善良，待人厚道，孝顺父母，忠于朋友。他完全不懂虚伪，直言直语，我曾笑他说谎舌头也会打结。但他讲究学问，却据理力争，有时不免得罪人，事业上受到阻碍。王国祥有科学天才，物理方面应该有所成就，可惜他大二生过那场大病，脑力受了影响。他在休斯研究人造卫星，很有心得，本来可以更上一层楼，可是天不假年，五十五岁，走得太早。我与王国祥相知数十载，彼此守望相助，患难与共，人生道上的风风雨雨，由于两人同心协力，总能抵御过去，可是最后与病魔死神一搏，我们全力以赴，却一败涂地。

我替王国祥料理完后事回转圣芭芭拉，夏天已过。那年圣芭芭拉大旱，市府限制用水，不准浇洒花草。几个月没有回家，屋前草坪早已枯死，一片焦黄。由于经常跑洛杉矶，园中缺乏照料，全体花木黯然失色，一棵棵茶花病恹恹，只剩得奄奄一息，我的家，成了废园一座。我把国祥的骨灰护送返台，安置在善导寺后，回到美国便着手重见家园。草木跟人一样，受了伤须得长期调养。我花了一两年工夫，费尽心血，才把那些茶花一一救活。退休后时间多了，我又开始到处搜集名茶，愈种愈多，而今园中，茶花成林。我把王国祥家那两缸桂花也搬了回来，因为长大成形，皮蛋缸已不堪负荷，我便把那两株桂花移到园中一角，让它们入土为安。冬去春来。我园中六、七十棵茶花竞相开发，娇红嫩白，热闹非凡。我与王国祥从前种的那些老茶，二十多年后，已经高攀屋檐，每株盛开起来，都有上百朵。春日负暄，我坐在园中靠椅上，品茗阅报，有百花相伴，暂且贪享人间瞬息繁华。美中不足的是，抬望眼，总看见园中西隅，剩下的那两棵意大利柏树中间，露出一块楞楞的空白来，缺口当中，映着湛湛青空，悠悠白云，那是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

祭文之纪念王国祥君。

【返回目录】





詹姆斯·鲍德温：

《乔凡尼的房间》

本书是美国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 1956 年出版的经典小说，打破当时禁忌，讲述一名年轻金发的美国作家 1950 年代旅居巴黎寻找自己过程中，意外的纠结在死心塌地的意大利酒保乔凡尼和未婚妻赫拉之间的情感悲剧。该书出版后书名成为不少餐馆和书店名字。

村上春树：

《斯普特尼克恋人》

堇 22 岁以“排山倒海掠过无边草原的龙卷风般迅猛”之势迷恋上比她年长十七岁，已婚，且同是女性的敏。但最终堇发现“恋人”原来只是躯壳，灵魂早已在一个惊险之夜消逝——绝望于异性之爱的少女，同样也追求不到同性之爱的幻影。小说在同性之爱的外衣下，村上春树探究了人类孤独的本性。





黄碧云：

《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

香港作家黄碧云第一部小说集中的短篇小说，讲述了“我”在大学时代邂逅穿旗袍绣花鞋上课，“烟视媚行”的女子许之行的故事。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描绘了“我”身为女子对许之行从迷恋到失恋的全过程，“之行有她的选择。她离开我，是我不够好之故。但我记得的之行……我们是不言好坏的……”，这无非是一场天底下最寻常的爱恋。

【返回目录】





《心之全蚀》



导演：阿格涅丝卡·霍兰

本片是法国象征派大诗人魏尔伦和兰波两人的爱情传记片，1871 年，17 岁的诗人兰波（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 饰）接受当时已是著名诗人魏尔兰（大卫·休里斯 饰）的邀请，去往巴黎。当时魏尔兰已经结婚，却对恃才傲物、举止怪异、放浪不羁的兰波，着迷不已。他因此抛下妻子，与兰波流浪到伦敦，同居在了一起，过着放纵不羁又贫困潦倒的生活。在疯狂的两年同居生活中，两人相互追逐，彼此伤害，纷争不断。1873 年，在最后一次争执中，魏尔兰开枪打伤了兰波逮捕并被判入狱两年。之后兰波一人孤身返乡，四处漂泊，客死异乡。



《单身男子》

导演：汤姆·福特

本片以唯美的镜头语言讲述了沉浸在与自己共同生活了 16 年的同性伴侣吉姆（马修·古迪 饰）车祸死亡的阴影中无法自拔的中年英语教授乔治·费尔科纳（科林·费斯 饰）精心准备打算自杀的一天。影片以穿插叙事的方式，细节入微的描摹了一个单身男子对终生挚爱逝去的感伤。

舞台剧《梁祝下世传奇》

这是几段梁山伯与祝英台这对怨侣转世的故事。这一世梁山伯成为了 劳斯（周国贤饰演）和祝英台，莱斯（何韵诗饰演）在大学重遇，两人在爱情友情的平衡木上踩钢线。命运一再转折，又一世祝英台化身成男儿身 阿祖(梁祖尧饰演)，而这次他身边多了一个女孩 小淇(杨淇饰演)，到最后梁山伯能否再次穿过时空间，跨过性别界限，在人海之中再一次找着祝英台爱下去。



【返回目录】


Two Women on a Bed, 1905

毕加索：Two woman in bed

【返回目录】

【有时候情感在上面，有时候感情在下面 。。。】

杨炼：《蚕马》（组诗）



（一）

你许诺过　把能裸出来的美都捣烂

把少女的腰身　不能更亮的眼神　两条长腿

熬进一锅浓汤

你许诺让我品尝

一股鲜到极点的肉味儿

甜腥到极点　尽情流泄的女性

在一句话里婉转千娇百媚

巧笑兮雪白如丝

让我窥见一丝不挂的

你或许说着玩　我却被毁了

被体内一团白花花滚沸的汁液咬着

狂野　咬住到死也停不下的蹄声

黄沙漫漫　磨擦剥掉的马皮

卷走　那柔嫩似水的　一半变形的

东西

（二）

我跪着　吐长长的　发光的一根

丝织的故事必定很软

因而　想念没命的硬

这结局正是我要的

消失进一匹马的可怕欲望

皮革鞣制的一夜　不可能更黑更暖

我被你裹在怀里　性交

才没完没了　你哪知道啊

粗黑的马腹下一对细雪似的乳房

蹭疼一次就再也忘不了

掐过　才如花似玉



蹄铁放肆捶击　让你玩

我隐在窗后的眼睛也会玩

你腿间夺目垂挂的紫圆的果子

晃　就狠狠砸我

我跪下　就抄袭一匹母马的姿势

阴唇卷着边儿象朵烧糊的玫瑰

为又粗又长的一插上瘾时

死死抱紧那茎的女人已不是女人

一团粉红的乱丝　被呕到

一件弄脏了的银睡袍里

我要　这结局

（三）

这马皮是精选的料子　给你做件膻腥的衣服

只有你知道　死不是报复

我们砌成的石头房子　囚禁你

只为从四面八方鉴赏你受惊的样子

觉得里面烫烫插着　就那么



和床边嬉戏的女儿说话

谁让你光着脚丫　用趾尖那点白刺激我

只有你知道　踩着我能找到死

肉拧出水　床单上整夜汪着小湖

我们躺在春天的湖畔

血　塞满尸骸中芳香的填料

被蚕食的世界有根棍子的形状

女儿大大的眼睛　有种完美的兽性

（四）

其实被剥皮的是我

你的舌尖剥开　摸索　找到

女人藏在身上的一粒珠子

活的　含进你嘴里蹦蹦跳跳

阴毛忍不住鲜艳

河底的水草都朝一个方向袅袅游动

你的粗暴　是加倍温柔地

沿着这条溃决的河道舔上去

绕着每个侧面玩

不理　一枚哀求的核

吮　象架潜望镜放肆观看

女人拱出的肉红色

那尖儿耸着　快被空磨破了

那美味　酷爱牙齿轻咬间血肉模糊

那场蹂躏绷紧什么也不剩的躯体

小死一刹那　什么都变了

阴蒂上剥出一个女人一条蚕

为什么不是一只雪花梨呢

唉　脱掉皮肤多么幸福

（五）

我把你弄大了　用一阵裹胁而去的风声

我　黄白色的卵里一个背叛的形象

这东西终于不再说话

这张恢复寂静的嘴里满是物



且从物到物

每场午睡不得不喷着结束

你跪在我两腿间　嫁给浑浊流淌的

脖颈一屈一伸　吞下一大口又浓又咸的

锁着的变形象串慢镜头

三百丈高的桑树上叶子紧紧卷着胎儿

上千种风向给我们穿上紧身衣

一条蚕窈窕的体内抽出银光闪闪的一万里

远离人群　你终于是我的了

（六）

一首色情诗是我能给你的全部

色情的亮晶晶的茧子

包住我　逃　我向蛹的暗处逃

清清楚楚感到

你来了　一滴马的黄血融入我的血

你骑着我射　马眼中明亮的世界

电流四布　电流那么快

没有辞能追上色情诗

随你改写成任何样子的

阴户　总是一处彩绘的艳丽的伤口

臆想象只蛾子在茧里动

从我的性再剥下一夜

冬天的早晨又裸出一具死在马厩里的女体

逃不脱时　一张会悲鸣的马皮

教唆我爱上被缠死的美

没有诗能追上厄运

随你想要多少色情的阴影

我身上的每个尖端　被烛光读出积雪

一夜化尽一次　又撒着娇落满

叫喊的死后　别停　你别停

再变　我是你采走的任何东西

【返回目录】



乔纳森·多利莫尔：性、文学与审查制度

-狂野的欲望-



你以为总算弄清了自己的性取向，相应的生活方式也搞定，正暗自庆幸呢，结果欲望爆发，性取向和生活方式统统泡汤。这种情形经过夸张和强化，天经地义地成为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主题：难以遏制的人类欲望。通过安全可靠的叙事来描述我们的身份与本性，描述这种身份与本性所维系的风俗制度，并不能遏制人类的欲望。在文学中，欲望危险得有悖常理，并且往往因此而愈发富于诱惑。

将欲望视为狂野本能，就是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不仅无法社会化，而且深刻地对抗着社会——甚至，或许也深刻地对抗着文明。这个意义上的狂野本能，在西方文化的某些伟大的神话性对立中得到了强有力的表达，包括希腊的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性与激情、文化与自然，比较晚近的则有弗洛伊德对人类历史的解读——文明和本能之间永无休止的对抗。每一组意义深远的神话性对立中，都包含了彼此冲突的双重真理，其性质既是社会的、政治的，又是心理学的。一方面，文明要求对某些欲望（特别是性欲）进行陶冶、控制、压抑；另一方面，人们越是想约束、控制性欲，性欲的某个部分就越可能逃脱或抵抗控制，而且多半会以某种直接的或扭曲的形式反弹，破坏甚至颠覆企图控制它的任何事物、任何人物。

同时，每一组对立中所涉及的欲望又显然是一种生命力：它们分别是狄奥尼索斯、激情、自然、本能或冲动。但这种生命力未经驯化、未经社会化，本质上是非人类的。人类企图驯服它，但常常适得其反，生命力那不道德的核心反而变得对人类更具潜在毁灭性。这一点，在巴塔耶的作品中得到了最为浪漫的表述：“情色是一个疯狂的世界，表面如天界飘渺，最深处却是地狱。”（《厄洛斯的眼泪》p. 69）而且，这是一种与生命本身漠不相关的生命力：它与死亡、瓦解和毁灭的力量难解难分。厄洛斯和塔纳托斯不像上帝和撒旦那样势不两立；他们紧紧黏着在一起，却在这样的拥抱中互不相干。这是前基督教和非基督教的狂野观念的核心。且

让我们看看欧里庇得斯是如何戏剧化表现这一观念的。

希腊悲剧，哪怕是通过包含了现代俗语的译本来阅读，也不免令人困惑，给人一种异样的感觉。我们承认它是现代悲剧的先声，但同时，希腊悲剧又显得如此不同。个中原因之一，是把我们与希腊悲剧联系起来的东西——我们习惯于随口称之为“传统”——并非只是不偏不倚地从历史中挑选出最佳部分，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对过去进行解释与转化的过程，使之服务于当下。如果说传统批评家的功用之一是审视过去，对其中陌生而令人不安的东西加以理性化或查禁，激进的现代批评家的任务，则是在阅读过去的文学时挑战传统，而不是维护传统；但真正如此行事者少之又少。可以说明问题的一个例子，是对希腊神祇狄奥尼索斯的借用。纵观整个 20 世纪，形形色色的激进分子为鼓吹更加自由的性生活而乞灵于狄奥尼索斯。在这一过程中，“他”被驯化、被理性化得面目全非，当人们回头审视欧里庇得斯在《酒神的伴侣》（公元前 407 年）中塑造的狄奥尼索斯，满心希望用他的形象为现代自由主义事业添加一点古典支持时，眼前所见使他们目瞪口呆。这出戏讲的是忒拜的国王彭透斯，一个浅薄鲁钝的家伙，如何试图压制对酒神的崇拜。狄奥尼索斯的报复，是让彭透斯的母亲在酒神庆典的迷狂中亲手把他撕得粉碎：“他母亲作祭司，/首先动手献祭，向他扑过来。”彭透斯向母亲哀告：“‘母亲呀’，他哭叫道，/一边抚摸她的下巴，‘是我，是你的儿子彭透斯。’”可是，她抓住他右边的小膀子，踏在这不幸的人胸上，把他的胳膊扯下来。

其余女人一拥而上：

……她们却在欢呼。有一个女人拿着一只胳膊，另一个拿着一只脚，上面还有皮靴；他的肌肉被撕光了；她们把彭透斯的肉抛来抛去，每一只手都染了血。（《酒神的伴侣》， p. 232，1113-33）

这出戏描绘的是令人畏惧、不可调和的冲突，冲突的一方是文明，另一方是被文明所压抑、斥为非法的狂野能量。

《酒神的伴侣》是欧里庇得斯的最后一出悲剧。他早期的悲剧《美狄亚》（公元前 431 年）描写了类似的冲突。故事说的是伊阿宋抛弃“野蛮人”妻子美狄亚和两个孩子，准备迎娶科林斯国王克瑞翁的女儿格劳刻。为替自己的行为辩解，伊阿宋提醒美狄亚，是他把她从“蛮荒之地”带到文明国度的，只有在这个“暴力让位于法律的社会”，她才

初次见识到什么叫正义。美狄亚“这个桀骜不顺的野兽”（p. 61，1406），属于文明世界，但同时依然代表着野蛮世界—文明世界用来界定自身的反衬。克瑞翁担心她泄愤肇祸，于是把她逐出了国门。她离开了，在实施精心策划的可怕报复之后（p. 50，1074-6）：

我现在才觉得我要做的是一件多么可怕的罪行，我的忿怒已经战胜了我的理智。

她先是杀死了格劳刻和克瑞翁。两人的死亡痛苦而恐怖：在毒药和火焰夹攻下，他们变得面目全非：

她的眼睛已不像样，她的面容也已不像人，血与火一起从她头上流了下来，她的肌肉正像松脂泪似的，一滴滴的叫毒药的看不见的嘴唇从她的骨骼间吮了去，这真是个可怕的景象！

格劳刻的父亲悲痛地抱住女儿，与她紧紧相拥，也为毒药、火焰所侵。他试图逃脱，“那老朽的肌肉便从他的骨骼上分裂了下来”（p. 54，1196-8；1217）。然后，纯粹为了进一步报复伊阿宋，美狄亚杀死了她和伊阿宋的两个孩子。

和《酒神的伴侣》一样，作者有意将暴力与暴力所侵犯的人类温情相对照，以凸显暴力的恐怖。在《酒神的伴侣》中，彭透斯在母亲把他撕成碎片前还抚摸她的下巴；在《美狄亚》中，父亲拥抱女儿支离破碎的尸体，在痛苦中自身也化为白骨烂肉。我们还见证了美狄亚如何刻意变得冷酷无情，好亲手杀死亲生骨肉。在这两出戏剧中，文明最强有力的代表与异己的、外来的东西相对抗，后者体现的是被文明排斥的能量，排斥了它们，文明才成为文明。对现代观众来说，同样重要的是彭透斯被这些力量从内部摧毁的方式——他先是被一群女人魅惑，然后才被她们撕成碎片。这两出戏剧的一致之处在于，其中的暴力并不是从外部专横地施加于社会的；这种暴力的部分来源，正是它所摧毁的社会秩序。与此同时，这两出戏剧还暗示，绝不能把暴力归结为社会原因。有的人设想，假如能显示暴力完全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的，就有可能消除暴力——这是一种为悲剧所拒斥的观念。这并不是说，与我们作对的基本现实是面目狰狞、一成不变的大自然。在希腊悲剧中，我们约略可见一种情形，这种情形随后会变得越来越清楚，那就是，卷土重来摧毁文明的狂野能量，其毒性和强度，部分就源于文明的压抑。

基督教神学否定了那种认为是大自然的无情将死亡楔入生命的原始意识，转而将死亡归罪于某个意义深远的神话：上帝与撒旦间的敌对（狂野的被解释为邪恶的），把死亡带入世的根本责任在于人类。基督教最不同寻常的特点，不是它发明出上帝和永

生来减轻死亡的创痛，而是它透过让凡尘男女为死亡负责而加剧了这种创痛。不可忘记，原罪观高度象征了奴颜与自负的纠结混合，那正是基督教的本质。正如艾琳.帕格尔斯　所说，原罪这一概念的力量，部分就在于有时我们宁愿感觉有罪，也不愿感觉无助（《亚当、夏娃和蛇》p. 146）。这是个极好的例子，揭示出人类心灵如何狂妄地企图认同于威胁它的事物，甚至想将这种事物内化。

当然，原始意识仍然影响着基督教神学；只要回想一下，自远古时代经文艺复兴直到晚近，人们普遍相信射精会缩短男性的寿命。文艺复兴时期诗人约翰.多恩写道：“盲目地慷慨，/我们杀死自己，只为繁衍后代”（《世界的解剖》，1. 110），他说的就是这回事。多恩或多或少同意神学的见解：不承认是大自然的无情将死亡楔入生命，把狂野的解释为邪恶的，怪罪夏娃把死亡带进了欲望。下面的句子出自同一首诗：“那最初的婚姻是我们的葬礼：/当初女人只消一击，就足以杀死我们全体，/如今是单枪匹马，逐个灭掉。”这种看法无疑与厌女症有很大关系——为方便起见，笔者姑且称之为“父权观念”，虽然未必准确——但如果相信这么一贴标签就完事大吉，那只是崇尚进步的性别政治学的错觉之一罢了。厌女症虽然与文明最根本的某些否定密切相关，但关联的方式并不足以解释这些事物。在这种背景下考量厌女症应该采取更加严肃的态度，对一些简单化的解释提出质疑。

在伊甸园神话中，是夏娃越轨的欲望将死亡带入世界。基督徒的肉身囚禁于欲望和死亡之间，尤其是因为在体验到缺失之际，性欲对于我们的损害、折磨和摧毁最为惨烈。被性欲钳制意味着极端的不自由。渴求就是死亡的开始。这样说来，晚近的激进分子让性成为人类解放的源泉，真是够英勇的。他们拿性做文章，就像基督教神学家拿死做文章。这是何等的傲慢。老神们该如何发笑！但是，如果老神冷酷的笑声中显露出那么一点点嫉妒，那我们并没有听错：假如诸神因为人类的傲慢而惩罚我们，那这也是他们爱上我们人类的原因。我刚刚说了，渴求就是死亡的开始。基督教的神与他的前辈们不同，他无所渴求。他是完美的，不需要也不缺乏任何东西。他绝对不会渴求，因为渴求是不完美的表现，是一种局限，与人类终归一死密不可分。作为完美的象征，基督教的神不会渴求，可是他也不会笑。至少，自从撒旦离开天堂，他就没有笑过。

基督教神学的先驱——教会的教父们—相信，要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中创造真正的文明，就必须大力压抑人类本能。但他们多少也知道弗洛伊德后来用心理分析术语来表达的现象，即文明越发达，就越容易被它势必要排除和压抑的因素反戈一击。通过弗

洛伊德，也通过在坎坷曲折的思想史中常见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曲解，这一认识为借助性来推动激进的解放事业提供了便利，这在诺尔曼.布朗、威廉.赖希、赫伯特.马尔库塞等人的著作中都有表现（顺便提一下，对于在酷儿理论中登峰造极的性别激进主义，这些人才是真正有影响但常被忽视的老祖宗）。

假如对于这些作者而言，被压抑者势必反弹的理念至关重要，那么，弗洛伊德关于被压抑者永远不会被消除的见解也很重要：在个人心灵或社会秩序中，它都永远不会被彻底赶走。相反，它会驻留在两者之中，始终威胁其稳定。每个人都会经历这种挣扎，只是激烈程度不一而已：本能、本我和潜意识总是要设法破坏自我艰难获得的不稳定平衡。但性别激进分子争辩说，这一力量非但不会通过压抑来摧毁个人，反倒可能获得释放，并转而对抗施行压抑的社会。这是个重大的思想转向：如今，性不再是人们极端不自由的原因，而成了实现激进的自由愿景的动力。性不再是折磨、罪恶感和死亡的来源，反倒是带来解放和幸福的救星。毫不出奇的是，这种逆转必然包含着对欲望的驯服，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压抑。性别激进主义想用欲望来颠覆某些东西，而不触动另一些东西；它必须摧毁旧秩序，但还得服务于新秩序。他们似乎希望，解放了的欲望可以自行变得文明。但指望用欲望来区分社会秩序的好与坏是不明智的；大肆鼓吹被压抑者反弹理论的激进主义本身，会不断遭遇自己所压抑者的反弹。

崇尚进步的、世俗主义的欲望理论力图取代基督教的观点，却忘记了早于基督教、反遭基督教极力否认的狂野本能。从视本能为狂野的角度来看，无法认定欲望只是在找不到宣泄途径时才犯上作乱。这种“轻佻”的解释未能认识到，这是一种充其量对文明满不在乎、更有可能满怀敌意的力量。这样看来，被压抑者的反弹就具有瓦解任何个人、任何社会的潜力。

任何时候，只要对于欲望的激进构想（或是它那改良主义的反面）因遭受自身的压抑而乱了方寸，狂野本能就会再度半隐半现，对上述两种观点构成令人费解的挑战。在艺术中，狂野本能从来就不是隐形的。艺术家向来为之着迷，特别是情色中蕴藏的风险，以及在情色中邂逅死亡的可能。有一部晚近的短篇小说集，美其名曰《高危 2：关于性、死亡、颠覆的作品》，由肖尔德尔（Scholder）和斯尔维博格（Silverberg）编辑。该书宣称其作者都处于“文学最前沿”。而实际情况是，其中大部分人可能还得再加把劲，才勉强跟得上时代步伐呢。大约 85 年前，在《威尼斯之死》中，托马斯.曼已经就性、死亡、颠覆写出比这深刻得多的文字了。35 年之后，在《浮士德博士》中，他用史诗般的笔触表述了同样的主题（这部小说极为重要但如今已遭冷遇）。在曼笔下，狂野而色情地邂逅疾病与死亡，成了

20 世纪上半叶欧洲历史的核心。20 年前，似乎难以想象有谁能把同样的命题用于 21 世纪上半叶。现在这已经不成问题了。但重点在于记住，在曼笔下，正如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实际上早在希腊悲剧中，欲望与性不可分割，但又不限于性。

狂野本能正被某些酷儿（queer）理论家犹豫不决地复活，其中大多数人却对其历史不甚了了。几年前，有条酷儿运动口号说，“灭人欲就是犯谋杀”。但狂野本能近来最具争议性的知识分子鼓吹者，毫无疑问是卡米拉.帕格利亚 ，而她是完全清楚其文化史的。虽然在她影响巨大的《性别面具》（1990 年初版）一书中几乎没提到巴塔耶，但她的观点显然早已由巴塔耶预示过了。帕格利亚复兴了把人类历史看作阿波罗型和狄奥尼索斯型之间永恒争斗的观点。对她来说，狄奥尼索斯的真理不可能在大地的表面找到，而要到大地的深处去搜寻；如果对那里的黏液感到恶心，那是因为我们正是从那里来的；变得文明，就是充分异化于我们的真正起源。大自然的本质就是帕格利亚所说的“冥府”，即“地心力量盲目的旋转挤压，长久、缓慢的吸吮，黑暗和淤泥”。所有文化，包括美学和科学，都建立在对这一事实的抑制或逃避上：人类生命始于一个原始大熔炉，在那里，生命力同时也是消融与死亡之力：

万事万物都消融于自然……一棵苹果树缀满了果实：多么宁静，多么如诗如画。但是，把玫瑰色的人文主义滤光镜从眼前拿掉，再仔细瞧瞧吧。看大自然起泡、吐沫，看它那疯狂的、精液般的泡沫无休止地往外冒，冲击一切，制造一轮又一轮非人的垃圾、废物、屠杀……自然就是存在本身那冒泡的剩余。（《性别面具》，pp. 1-6，41-2）

人类文化就是对抗这种自然的防御工事，庞大而必要。但我们的性欲仍然分有了自然的本质。因此，性不自由、非人类、难以抑制、来势凶猛、以“狂野的无常”为特征（p. 13）。在性爱中，我们沉湎于一种“朝向太初消融的倒退”；性暗含着灭亡的威胁。帕格利亚说，正因如此，许多男人在性交之后要么背过身去，要么逃之夭夭：“他们感觉到了狂野的死亡气息”（p. 4-5）。她相信，完全符合人性、没有负罪感的性兴奋是不可能的。

学界内外都有人把帕格利亚斥为法西斯分子或是新右派的代言人，这说明他们处于守势。 帕格利亚被人妄加夸张的虚名，简直成了自身成功的尴尬牺牲品。她无疑是个美国名人，不过那也跟当牺牲品差不多。但是，帕格利亚的成功有一个很好的理由，那就是她通过论战（大多略显粗糙，偶尔令人叹服）复苏了西方文化中某些最有力的神话，对性别异议持改良态度或激进态度的人都试图要忘记的神话。当然，这些神话究竟是微言大义

还是妖言惑众，尚有待分晓。但它们深嵌在文化记忆中，并卷土重来，因为被它们明确表达或裹入谜团的现实始终难以驾驭。与帕格利亚不同的是，我认为狂野不是大自然纯为摧毁文化而进行的反攻，而是被压抑的欲望复归原位；这种欲望与历史的关系是如此难解难分，想把二者区分开来已不可能。就算能说出二者的区别，我也还是觉得，最冥顽不灵的欲望可能依然是社会化的，而非“自然的”。换一种说法吧，我用许多艺术家探索过的一个常见的悖论形式来说明（如曼在《威尼斯之死》中；约瑟夫.康拉德在《黑暗之心》中）：只有高度文明的，才能成为真正狂野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的怀疑论者说过，腐败的理性作起恶来，远远超过无理性和非理性。百合花一旦溃烂，气味比杂草还难闻。弗洛伊德则发现，超我可以成为死亡本能的渊薮，而且其“残酷程度只有本我能及”。在压抑状态下，这种毁灭和残酷是受虐狂性质的，指向自己；在性欲的去升华（desublimation）作用下则表现为施虐狂，与受虐狂互为补充，而不是取而代之。

以上所言，在莎士比亚的《一报还一报》中得到了令人信服的戏剧化表现：威尼斯的统治者觉得城邦到了无政府状态的边缘。问题的原因很复杂，但他们决定先拿非法男女关系开刀。公爵委派安哲鲁代行其职，自己假称出国，实际上化了装呆在城里，近距离观察底层社会的生活，也看看安哲鲁如何掌控局面。安哲鲁是个“极度清心寡欲的君子”，“几乎从不承认/血管里流着鲜血”（I.iii.12，51-2），他迄今为止一直把自己的性欲升华为对自己的严加克制、对社会的严加治理，以至于以代理人的全新身份来打压公众的非法性欲的机会，对他而言成了一种自我实现，能量大大超出力比多通常所能激发的。但也正因如此，行使这份权能（最初是对压抑的一种补偿）促成了压抑的反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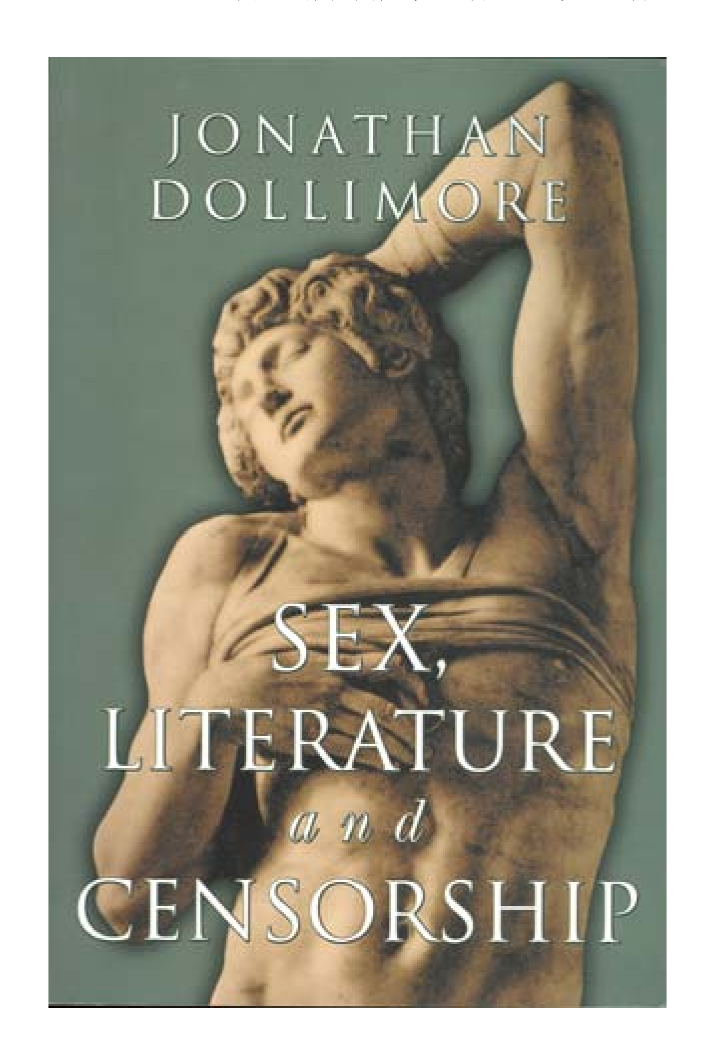
在第二幕第二场中，我们看到，贞洁的依莎贝拉一心要进修道院，安哲鲁却对她产生了非分之想，为之备受煎熬。这个对婊子们的“双料骚劲”具有免疫力的人（l. 188），如今却欲火攻心，非得到这个充满激情而又品行端正的姑娘不可，为占有她不惜使出讹诈、背叛等手段，差点还杀了人。在安哲鲁身上，我们看到去升华后的欲望所包含的毒素——它不是文明的对立，而是文明的反转。这不是无拘无束的、前社会的力比多，对它侥幸逃过的文明桎梏无动于衷。相反，这是透过压抑其上的“文明”机制而复归的欲望，再怎么犯上作乱，它也已经与机制难解难分。下面是安哲鲁的痛苦独白：

难道我们明明有许多荒芜的旷地，却必须把圣殿拆毁，种植我们的罪恶吗？……

［你］因为爱慕她而必须玷污她的纯洁吗？（《一报还一报》，11. 175-80）

安哲鲁之所以是安哲鲁，并且不管降到多么低的层次也还是安哲鲁，正是靠了这个文明世界，因此，安哲鲁违背文明世界，也就违背了自己。这意味着他的意图既是又不是安哲鲁的；那简直就不是有意识的。我们还在安哲鲁身上看到，他的“欲望”乃是一种压力，与其说是为了满足，倒不如说是为了摆脱自身中的某种东西，某种无法被欲望充分了解、实际上也非其所欲的东西。被自身激情之狂暴和凶险吓坏了的“安哲鲁”连遭两次残害：先是被压抑残害，然后是被欲望的复归残害。

将戏中所表达的境遇推而广之，就会认识到，我们自以为已将过去痛痛快快、完完全全抛到身后之际，正是它回过头来纠缠摧残我们之时，而且不循旧路、手法常新。也就是说，旧的思维方式和感情方式恰恰是从我们认为已遭废弃的话语之中冒出来的。我之所以拥护智识史的延续性，而不主张后现代主义的伪激进，原因正在于此；那种激进说法总是声称现在和过去已经彻底决裂、不可逆转，更何况我们压根无法真正了解过去。同样，狂野也不仅是欲望、力比多和冲动的问题，而是结构、身份和辩证法的问题。



《性、文学与审查制度》封面

-爱之愈深，禁之愈严-

在奥斯卡·王尔德的戏剧《不可儿戏》中，亚吉能议论道：“现代文化呀，有一半以上要靠不该看的东西呢。”（I. 131）他其实还可以补上一句：剩下那一半，要靠善意地解读该看的东西。究竟哪种做法更有利于安定：是硬生生由当局查禁“危险”的文字，还是安全解读理应“受人尊重”的文字？

人们会说是前者，正当理由一大堆，尤其是因为，对艺术实行公然审查往往是更隐蔽、更无情的审查制度的征象或预兆。然而，在“民主”政体中，要为开明之士提供一个发言平台，再没有比国家审查制度更有效的了；查禁一本书，就等于为它在文化史上的永久地位打了保票。在特定的民主环境下，审查制度是当局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然后一

瘸一拐为被禁作品献上的大礼。就连体制内的批评家也宁愿小心翼翼地与审查机构拉开距离，尽管私下里可能放点狠话，声言被禁作品没什么文学价值。瑞克里芙·霍尔的《寂寞之井》就是这种情况；下面会详谈这部作品。

所以，我觉得善意的解读会促成更有效的审查。想一想历史上留下的此类批评，在如今看来，有多少是目光短浅到令人错愕吧；要么是不得要领，要么是顾左右而言他，“无一审而俱查”。可是，此类批评发表之初，却被时人视为远见卓识，尽显牛桥（牛津剑桥）教授的睿智。文学批评的惯例是对此类意见忽略不计，或者只在说明一个人能愚蠢到什么程度时偶一提及，作为不识书香的例子。然而，这种做法很可能会与刚才提到的批判体制有同谋之嫌，因为这类意见的重要性不容抹杀，原因正在于它们曾经貌似不证自明地正确、合理。

隐藏在审查制度问题后面的，是对艺术影响力的忌惮；道理很简单：这种影响力无法预测，又无法控制。叶芝的发问不无道理：

是否我的那部剧本曾派出

某些人被英国人枪杀屠戮？

是否我的文字曾给那女子

眩晕的大脑施加太大的压力？

是否我的话语本可以阻止

造成一幢房子毁圮的动力？

——《人与回声》

最短暂的接触，最肆无忌惮的误读，最偏颇、最断章取义的解释，都能让这种强有力的影响生效；艺术之所以拥有同时挑战保守与进步的社会事业的力量，原因之一正在于此。体制内批评家对此的回应，是为艺术应该采取何种可靠进路订立法则。假如这就是他们那种审查制度的基础，这将导致一个他们永远不会承认的反讽：最具影响力的解释，通常都违反了当时为评论或阅读所制订的“可靠”标准。

比过去那些体制内批评家更有趣的，是那些边缘人士的意见：这些人自诩离经叛道，绝不染指体制内的职位——牛桥教席、文法学校执掌、报刊编辑，等等；但他们的文化构成与主流人士又相当接近，声音可以上达；归根到底，他们很可能曾受教于牛桥，是某些报刊文艺版的热心读者，热衷于送孩子上就近的文法学校，巴望着他们日后能进牛桥。他们是开明人士的喉舌，时时不忘跟志得意满的当局唱反调。过去，这样的声音是出自自由派或左派阵营—不一定全是，但大体如此。这就从一方面解释了，为什么正是这些人，为什么他们会热心于从审查官手中救出《寂寞之井》或 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之类书籍，使这些书最终赢得可敬的声望。正是他们把“危险”的书籍变得安全无害——如果不是对整个文化而言，至少对自由派追随者是如此。从中期效应来看，当局和开明批评家完成的是互补的工作。从今天的角度回头去驳斥体制内批评家太容易了，尽管他们并非微不足道的角色。但我要针对的是开明批评家，我对他们的敬意也更多些。

这些开明喉舌们惯于嘲笑针对淫秽内容制订的国家法律，谁要是支持此等法律，一概被他们视为不仅专制、而且愚蠢。但实际上，淫秽作品的反对者对艺术的力量深谙于心（尽管他们的方式可能专制而愚蠢），开明人士倒往往对此缺乏认识。若是把艺术认真当回事，承认其潜在力量，就必须承认，想要对艺术施加控制可能并非全无道理。某些艺术家就像某些知识分子一样，苦苦追求并欣然接受危险的知识，这种知识的潜在冲突对象，不仅有反动的社会事业，还有进步的、人道的、有责任感的社会事业。艺术爱好者若看不到这一点，就会陷进充满反讽的死路：他们认为，真正的艺术从本质上来说不可能损害或“腐蚀”人们，但这样的信念说明他们对艺术还不够认真；其必然结果是，他们坚信，真正的艺术就本质来说不应受制于审查，这种态度的实际后果是导致了一套自成体系的审查机制。事实上，在对《寂寞之井》、《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詹姆士.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进行的著名查禁审判中，更加微妙的审查来自辩方，而不是控方。简单说，在法庭内外，某些最能干的艺术审查者其实是最热心的艺术辩护人。结果是我们如今落到了这样一个境地：对于文学作品中意义重大的面向，那些声称具有文学批评专长的人不是避而不谈，就是蓄意曲解。笔者认为，只有不再天真地相信艺术具有什么文化疗效，才谈得上充分感受艺术的意义。少给艺术点信任，才能给艺术应有的认真对待。

-文学与淫秽-

1933 年，约翰.M.伍尔西（John M. Woolsey）法官裁定，詹姆士·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发表于 1922 年）从法律角度讲不为淫秽，从而结束了美国对这部

小说长达 13 年的查禁。正如保罗.范德汉姆　在研究《尤利西斯》查禁史的近作中所示，伍尔西的裁决基于一系列后来被称为“善意谎言”的重要标准。这些标准以对艺术的美学辩护为依据，可概括为两大论断：第一，真正具有文学性的作品，其本质就决定了其不可能是淫秽的或色情的；第二，作品在读者身上产生的效果，至少对于以正常方式阅读的读者而言，总是并且仅仅是美学上的；换句话说，真正的艺术作品并不在政治上、道德上、或是此外任何层面对读者产生影响。这第二点其实有人以前就提出过，包括奥斯卡.王尔德和乔伊斯本人。请看王尔德 1890 年所言：“没有一个艺术家有道德上的同情心……书无所谓道德或不道德，只有写得好的和写得糟的，无他。”（《道连.格雷的画像》序言，p. 5）。乔伊斯的版本则来自一部文学虚构作品，《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首次发表于 1916 年）：

“不正当的艺术所挑起的感情却是动态的，比如像欲望或者厌恶。欲望使人产生占有的念头，让人要去追求什么东西；厌恶则使人产生抛弃的念头，让人想要避开什么东西。因此凡是挑起这种情绪的艺术都是不正当的艺术，不管是淫秽的也好，还是专门说教的也好。审美的感情（我说的是这个词的一般涵义）因此也是静态的。它使人的头脑停留在某一状态之中，超出于欲望和厌恶的情绪之上。”（pp. 204-5）

王尔德那声名狼藉或“颓废堕落”的观点可能于事无补，乔伊斯严肃的哲学见解则反之。确实，两人的观点有着巨大差异。乔伊斯提出的是对艺术的美学辩护，这种意见后来被庄严载入法律；王尔德鼓吹的则是为艺术而艺术的颓废信条，这种信条总是要趁机作乱：它使艺术摆脱道德束缚，但也令无法无天的体验和欲望脱缰而出；换句话说，他认可的艺术观点，与乔伊斯在上述段落中所表达的正相反。王尔德式的美学观把艺术变成了饱尝禁果的乐园，从这一点上讲，“为艺术而艺术”其实是对这种美学观的错误描述，后来却助它逃脱了恶果，而对艺术的美学辩护则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做到了这一点。

没有对艺术的美学辩护，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不可能被提升到最伟大的现代文学杰作之一的地位。这种辩护时有形式变化，精巧程度也大不相同，但曾经是、而且仍然是针对审查制度的有力抗辩。1992 年，伊朗流亡知识分子公开为萨曼.拉什迪的《撒旦诗篇》辩护，反抗伊朗政府对此书的查禁（包括贻为笑柄的对作者的死刑判决），他们在声明中提出，“评判一件艺术创作时，除了美学因素，其他一切考量都站不住脚。”

我同意范德汉姆的看法，他认为这种辩护的逻辑不仅与直觉相悖，难以成立，而且有剥夺艺术的力量之嫌；这种逻辑暗示着，艺术在本质上毫无影响，尤其是对读者没有任何影响，用乔伊斯的话来说，读者是处于一种被吸引的、静止的、超然的理解状态中。无论是真正的艺术作品本身，还是对作品的正当美学感受，都既不肯定也不质疑任何东西。然而我们知道，文学的确有对读者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的能力，对这一事实，艺术理论必须做出解释，而不是通过定义把它排除在外。当然在实践中，援引美学辩护的场合总是有选择的：我们经常让艺术去质疑我们认为需要质疑的，极少让它去针对那些我们认为无需质疑的。异见者艺术很像异见者性爱：总是质疑他人。如果一部文学作品似乎对我们自己所持的信念提出了挑战，就用两大手段来对付它好了：首先，祭出美学辩护来抵消这种挑战（“作为艺术品，这本书要说的其实不是这个”）；如果这一招不灵，那就干脆宣布它不是“真正的”或伟大的艺术作品。就在不久前，美学辩护还被用来驳斥对文学的政治批评；也许可以说，在近几十年来的文化战争中，这种辩护用于艺术批评之频繁，跟用于艺术本身不相上下。

历史事实是，凡是被公认为艺术品的东西，正如几乎任何表现形式一样，都具有产生动态效果的潜力，自朗吉努斯 以降的文学理论都承认这一点。历史和理论会证实，“动态”一词的涵盖范围超出了乔伊斯所谓“色情或说教”的艺术；我的意思是说，它涵盖了艺术所激发的政治、道德、宗教、哲学回应，也包括无疑是情色与幻想的回应。无论是乞灵于精妙的理论概念如“歧异解读”，还是借用“读出了歪脑筋”这样的大白话，我们知道事实总归就是这样。而且，颇为反讽的是，高雅文化那造作手段之复杂精妙，非但无法预防“不正确”的解读，反而为它大开方便之门。

“因其文学特性而加倍危险”

1928 年，英国政府打算查禁瑞克里芙·霍尔的《寂寞之井》。尽管“开明人士”提出了相反的证言，反对这部小说的人还是担心它会鼓励女同性恋，或将女同性恋合法化。从长期来看，也许从中期来看（短期其实可能也是），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为避免误解，且容我事先说明，对这本书的审判及随后的打压，都是当局以卑鄙手段来安排的，为达到目的而不惜滥用司法程序。这一阴谋由时任内政大臣威廉·乔恩森—希克斯爵士（Sir William Joynson-Hicks）精心策划，牵扯其中的男性名流对女人之间的性关系又憎又怕。尽管如此，首席法官沙特尔·比隆爵士（Sir Chartes Biron）在审判期间还是说了点真话，但这是艺术

的美学辩护会矢口否认的一席话：

此书可能既是一部出色的文学作品，又是淫秽的。艺术与淫秽并非风马牛不相及。它可能确是艺术作品。我承认它有相当的价值，但这并不妨碍它淫秽。（苏哈米，p. 205）

比隆以此作为不容置辩的理由，压根不许那一大堆文学专家陈词作证：如果一本书可以既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又是淫秽的，那么其文学价值的证明就跟淫秽问题无关。由此可以看出，在查禁审判中，用善意谎言来进行辩护的需要是多么迫切。

其实，与比隆类似的意见早已由《星期日快报》编辑詹姆士.道格拉斯（James Douglas）在一篇社论中提出过，这篇文章对审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道格拉斯而言，性变态是“残害年轻一代的瘟疫”。他宁可给“健康的小男孩、小女孩一管氢氰酸，也绝不给他们这本小说。毒药杀死肉体，精神上的毒药却残害灵魂。”这篇社论显示了反同性恋立场的内在矛盾所能达到的极致，这在对王尔德的历次审判中已有明显表现，在整个 20 世纪历史中又多次再现：一方面，同性恋如此不言自明地“丑恶”、“可憎”，是“退化”、“堕落”、“沦丧”（均为道格拉斯用语），任何思维正常的健康人都会避之唯恐不及。另一方面，同性恋又具有如此非凡的力量，能引诱“健康”、思想纯正的男孩女孩入彀；事实上，能够残害整个年轻一代。更有甚者，对道格拉斯来说，同性恋有可能摧毁基督教以及“基督教在异教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文明”。最后这一点在不经意中揭示出道格拉斯之流如此恐慌的原因：“异教信仰”仍然潜伏在基督教之中，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坏上加坏的是，瑞克里芙.霍尔出色地借用了基督教来肯定女同性恋—书中的“英雄/雌”史提芬是一位基督般的人物，充满受难气质和殉道精神。瑞克里芙.霍尔究竟干了些什么，道格拉斯多少是有点明白的，唯其如此，他才跟法庭上的比隆一样，认为此书的美学价值使它更为危险，而不是更安全：

说这本小说具有“上佳品质”，作者是一位“才艺卓绝的”艺术家，都没有用。说作者真诚、坦率、对艺术精益求精，都不能构成为之辩护的理由。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作品的机敏和聪慧恰恰使它在道德上更加危险。这是一份用心险恶又颇具魅惑力的抗辩诉状，蓄意将性变态的颓废，描写成这些社会弃儿因遭受残酷社会加害而致的殉难，为她们的堕落蒙上了一张温情的面纱。（苏哈米，p. 177）

在道格拉斯写于 13 年前的另一篇评论中，其立场表现得更为清楚。该文发表于 1915 年 10 月，矛头指向 D.H.劳伦斯的《虹》。小说后来遭到法律制裁，此文功不可没。此案中，女同性恋问题同样在法庭上被单挑出来，当作小说最恶心、最具颠覆性的部分。道格拉斯在评论文章中坚称，艺术家的任务不是讲真话，而是弘扬文明价值，尤其在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正旺之际。劳伦斯之流的"颓废"艺术，其危险在于把人们引向知识禁脔，"人类出于智慧而关闭、插上门闩后再加两道锁的那些门，又全都被这种艺术打开了"。艺术的力量本来在于美、有益身心、健康，而劳伦斯却用艺术来"表达无法言说的，暗示难以启齿的。病态的、性倒错的、独出心裁的风格被当成载体，传达那些连想都不该想、更不该说出口的东西。"这篇文章在法庭上当庭宣读，道格拉斯在文中认定，《虹》之所以有害，不是因为说了谎，而是因为就文明社会理应打压的现实讲了真话。道格拉斯坚持"人往高处走"，人应该在进化了的生命形式与"最底层的深渊"之间拉开尽可能大的距离；但同时，他又承认这些进化后的生命形式有着内在的不稳定性。　从这些观点中，不难听到退化论哲学的回声。但实际上，道格拉斯是在乞灵于一个非常古老的信念，这一信念在 19 世纪晚期因现实主义小说而焕发活力，它认为艺术家看得、说得、知道得太多，所以是潜在的危险分子。这就是瓦尔特.白芝皓　对萨克雷的看法。白芝皓把萨克雷拿来当作反衬与狄更斯对比，他认为"可在书中描写的世界与不可描写的世界之间，是有一道界线的"，而萨克雷却是一位频频越界的作家。萨克雷特别令人不安的地方，是他长于暗示，"用微妙的艺术告诉人们，对于……界线那边禁止入内的区域，他是如何了如指掌"；尽管他从未明显违反成规，"在他所描绘的有形社会中，不道德的无形阴影从不或缺"（《选集》第 2 卷，p. 98）。问题在于：那是谁的阴影？这当然正是知道太多、走得太远的艺术家在作品中含蓄地提出的问题。

回到对《寂寞之井》的查禁，打算为小说辩护的那些人后来并未获准出庭。他们的观点是，这本小说不会鼓励性变态。A.P.赫伯特　的意见颇具代表性，他说，假如看到一位 20 岁的健康姑娘拿着这本书，他会鼓励她读下去，因为她会被闷到；假如看到一位"不健康"的姑娘读这本书，他仍然会鼓励她读下去，因为她会被吓到。对这本小说的效果作此断言，如日后的历史所示，是又一个善意的谎言。审判之后过了很久，也许出于情势所迫，同性恋解放运动形成一个信念，即同性恋不可能后天形成（又一个善意的谎言）：一个人要么是同性恋者，要么不是。但是，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数量在更为开放的环境中的增加，并不只是"天生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出柜的结果，还因为许多本来不是同性恋的人开始尝试禁果。这些审判弥漫着恐同症的刻骨敌意，程度之深我丝毫不打算低估；但同时也得承认，"恐

惧症”之外还有其他因素：道格拉斯、比隆、内政大臣之流相信，文学有助于同性恋广为流传，此外还顺势捎带上许多在他们看来同样令人发指的东西。他们并未看错。就在对《寂寞之井》的禁令提出的上诉失败之前，内政大臣得意洋洋地在伦敦对作家俱乐部发表了演讲，退化论腔调明白无误：

吾国作家们，大英帝国之声音乃通过尔等发出。声音若纯正，则帝国的血液将在全球搏动，传播纯正与安全。若血液不纯，在我帝国疆域将产生何等不良影响，无人可知。

即便这位内政大臣也并不相信，区区女同性恋文学就能摧毁帝国，但在他嘴里，女同性恋成了许多能够摧毁、试图摧毁帝国的事物之焦点和代用品，对此，内政大臣之流是无能为力的。后来，内政大臣乔恩森—希克斯最怕的事还真都变成了现实：帝国瓦解，女同性恋被公众接受，文学作品的审查放松到了他那时无法想象的程度。也许，这一切之间，真有联系？

瑞克里芙·霍尔以作者身份提出的辩词，是公然挑衅态度与高尚道德目标构成的危险混合物。是的，她想要为被谴责为性倒错的那些人争取同情。这是个正常与否的问题，不是罪恶。性倒错者既不优于常人，也不劣于常人，但“如果他/她们是好人，就理应受到更多赞扬，因为从来到人世那一刻起，他/她们就一直遭人白眼。被社会遗弃的无望者构成对社会的威胁，而迫害对加害者造成的损害并不比对受害者小”（苏哈米，p. 199）。很明显，她对自己的性取向既不感到羞愧，更不想为之道歉，而从她辩词和小说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她认为有的性倒错者在道德上比有的正常人更为高尚。没有比这更让正常人火冒三丈的了。

对她来说，这已经算是妥协，如果被传唤作证，她本打算就采取这一立场。但看到案子明显朝着不利于她的方向发展时，她反而变得不肯让步了。她的律师诺曼·伯基特（Norman Birkett）在法庭上辩称，书中女性间的关系是浪漫的、多愁善感的，与性无关。霍尔闻言大怒。她告诉伯基特，如果他不撤回上述声明，她将在法庭上站起来，自己去跟法官讲。伯基特遵命撤回辩词，案子也就此输定，虽说本来也在劫难逃。我在其他著作里说过，她的妥协立场之令人不安，可以说不亚于她对露骨性描写毫不妥协的辩护（《性别异见》第 3 章）。在性倒错问题上，瑞克里芙.霍尔是个激进派；在其他大多数问题上，她却极为保守。这种复合品质构成了她的挑战：怀着极度骄傲，她将殉道者的宗教伦理赋予女同性恋，然后又杂以局外人的浪漫伦理。女同性恋者被等同于基督；“异教”东山再起，取基督教而代之。道格拉斯和比隆等人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如果谴责这本书淫秽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它

显示了女同性恋的性爱是何等美妙——用比隆颇有见地的话来说，“让这些女人悠哉游哉、心安理得地享受;不仅如此,还明明白白写出来,这种行为如何改善了她们精神上的平衡和能力”,那么另一个理由就是，它利用一种结合了宗教狂热与罗曼蒂克的伦理来使女同性恋者引人喜爱，成为赞赏的对象。判此书为淫秽的裁决，在上诉中得以维持原判。检察官阿契搏尔德.波德金爵士（Sir Archibald Bodkin）在总结审理过程时，再次强调了他看到的威胁：“此书被认定为一本微妙而具暗示性的书，因其文学特性而加倍危险”（苏哈米，p. 217）。

对艺术的美学辩护假如能为霍尔所用，对她所起的作用也会跟对比隆法官一样等于零，无论她采取妥协立场还是极端立场，都是如此。这两人虽是对头，却都认识到文学作品潜在的巨大动态影响，这种影响通过转化起作用，而这种转化势必颠覆最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化形象。

尽管如此，美学辩护还是会战胜使《寂寞之井》遭受打压的偏见。令极右派大为懊丧的是，凭借“艺术在本质上与政治无关”这一论断，大体上崇尚进步的政治势力大获全胜。但如此一来，这一论断自己就发起了一种虽不那么明显、但或许更为有效的审查制度，在为瑞克里芙.霍尔的小说进行的辩护中，已经可以明显看到这种审查的效力。很清楚，否认这本小说会鼓励女同性恋在策略上是必需的，但这多半也是他们想要相信的；这些辩护证人（用伯基特的话说，“有史以来从未传唤过如此杰出的一批证人”）希望艺术是安全无害的。

烧光羞耻心

1960 年，在对 D.H.劳伦斯所著《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审判中，控方指责小说颂扬通奸和淫乱，这种行为本身已经够糟的了，在该书中更是加倍恶劣，因为这档子事儿是发生在一个女人和她丈夫的雇工之间（她丈夫的看林人——财产、权力、阶级，彻底搅成一团糟）。美学辩护日渐增长的影响力，在 1959 年颁布的《淫秽出版物法案》　中得到了反映，对劳伦斯这本书的起诉，依据的正是这部法案。但实际提出的辩辞，在伦理和美学两方面都下了功夫，难说孰轻孰重。在实践中情况通常都是这样：美学辩护如果不或明或暗地借助道德诉求，就很难有效发挥作用。名流雅士纷纷排队为劳伦斯辩护，对他们来说，劳伦斯是伟大的文学道德家，具有清教徒的热忱，矢志改造人类的性关系；如今他们终于得到许可，走上证人席作证。有的证人甚至争辩说，劳伦斯是在含蓄地批评他所描写的反社会的淫乱行为。这不失为策略上的必要招数，但在这些证人和众多文学批评家之间，这确实也是广泛的共识，后者中最具影响力的

是 F·R·里维斯，他在紧迫的法庭情势之下放言恣肆，使劳伦斯成为战后最受人敬重的作家之一。

颇有意味的是，控方和辩方都略过不提小说中有个恶名昭著的章节，赤裸裸描写了令人欲仙欲死的鸡奸。鸡奸是使劳伦斯作品有害的因素之一，不仅因为他以赞许态度描写了这种在当时无疑会被裁定为淫秽内容的行为，而且因为肛交在劳伦斯本人的性爱伦理中构成了令人困惑的核心。比如说，在他对同性恋的矛盾态度中，肛交就是个焦点。对劳伦斯来说，理想中的同性情色有时提供了获得救赎、逃离西方文化之颓废的机会；更多时候，现实中的同性恋行为又让人感到正是这种颓废的表现。肛交也是一样矛盾：如果说在同性恋者的怀抱中，它被想象成对消融和死亡的无益渴望，那么在异性恋者的怀抱中，它似乎就成为对最炽烈的生命形式的跨界追求—将自身粉碎，进入一种弱势的、容受的真实状态：

把羞耻心烧光吧，那最深刻、最古老，躲藏在最隐秘之处的羞耻心。康妮勉强自己由他恣意摆布。她不得不成为被动、迁就的东西，像个奴隶，肉身的奴隶。情欲却舐着她周身，把她吞没，而当情欲燃起的感官烈焰滚滚掠过大肠小肠直达乳房时，她真觉得自己就要死了：然而，那又是多么酣畅而神奇的一种死啊！

……有必要，永远有必要，用纯感官的火焰把虚妄的羞耻心烧光，把最沉重的矿石熔融，把身体变得纯净。

……她本来会相信一个女人可以羞死的。可是女人没死，羞耻心却死了……溃败于男人阳物的不懈追击之下……

……官能的羞耻最后最深的藏身之地。只有阳物才得以一探究竟。啊，他往她身子里压进多么深！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pp. 258-9）

但是，这能说是“异性恋”独有的光景吗？把这段换成同性恋及/或双性恋的性幻想，难道不是也能成立么？劳伦斯的其他作品对男子之间的渴慕偶尔会有露骨的表达，如《恋爱中的女人》被禁止发表的前言所示，但在多数情况下，男男渴慕是透过女性的视角和欲望来表现的。他不仅融合了男同性恋与女异性恋的视角，还为双性恋的性幻想做出

了示范（如前所述）：他从女性的位置、甚至直接以女性身份来渴求男人；同性恋幻想在与异性恋幻想融会贯通之后，以后者的形式表达了自身。这表明人类性活动中有某些可能比销魂的鸡奸还要令人不安的东西，也说明了为什么鸡奸遭人唾弃。我在其他著作中说过，正是这一点使劳伦斯成为一位意义更为重大（而不是更为渺小）作家，他所探索的人类性爱情态，是控方在审判中显然看不到的，亦是基于人文主义的辩护即便有所觉察也不够胆承认的。

在劳伦斯最狂放的想象中，性变态就藏在“正常人”心底里，即便如此，他的仰慕者和诋毁者之中也极少有人能够承认这一点。对某些人（如里维斯）而言，劳伦斯成了精神健康和社会健康的先知：“劳伦斯身上并无严重的情绪失调……内在的矛盾冲突并未令他的才智受阻或失效”（《D.H.劳伦斯：小说家》，pp. 15，28）。事实上，恰恰是对“内在的矛盾冲突”无怨无悔的表达（无论这种矛盾冲突属于他本人还是其他人），令劳伦斯成为一位如此勇敢而重要的作家。但即便是对小说中的性爱执念看得比里维斯更深刻的人，如写下《性的囚徒》的诺曼.梅勒，也会赞扬劳伦斯不惜以“死气沉沉”、“索然寡味”的同性恋为反衬，写出了生机勃勃的异性恋，如此一来，劳伦斯本人对死亡的执迷也被摆平。自从凯特.米利特的《性别政治》于 1969 年发表之后，女性主义批评极大地影响到对劳伦斯的解读，全靠对劳伦斯（以及性）进行彻头彻尾的、前所未有的歪曲，性别政治才勉强赢得立足之地。

如瑞切尔·博尔比（Rachel Bowlby）所说，即使像米利特那样对劳伦斯最不留情的批评者，似乎也赞同梅勒那种“有益身心健康的”性观念（《陪弗洛伊德逛商店》（pp. 42-3）。米利特激进的性别政治观，非但没有妨碍她认同对艺术的美学/道德辩护，反而正是她作如是想的原因：一部真正伟大的小说不可能是色情的、变态的、不健康的。笔者的看法正好相反。卡米拉.帕格利亚的《性别面具》有一个并非无足轻重的价值，就是它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揭示出，西方艺术的法则从根本上讲就是色情的、变态的。一次又一次，她从学者和批评家清理过的文本中发现了令人不安的知识；这些学者和批评家，即便在为了文学的利益而打破头争当权威发言人的时候，也从未停止过对文学的审查。

（原文链接：http://www.chutzpahmagazine.com.cn/CnMagazineTextDetails.aspx?id=119）

【返回目录】





兰陵笑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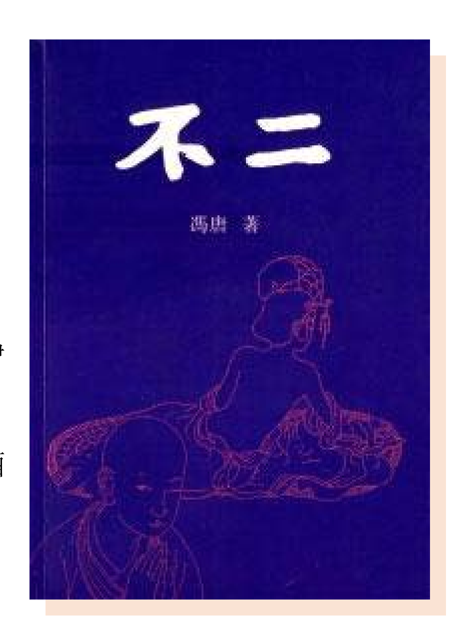
《金瓶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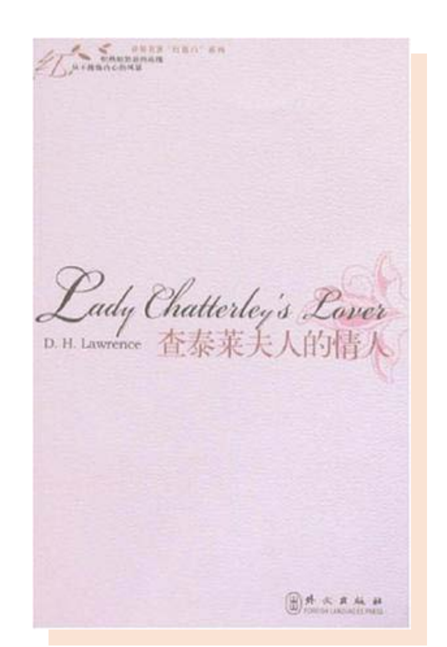
这是一本很长时间被列为“禁书”的明代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得名于与西门庆关系密切的三位女主角：妾潘金莲和李瓶儿，正妻吴月娘的女仆春梅。西门庆与众多女性之间以肉体欲望为主的“爱情”与其以官僚、恶霸身份进行的一切活动一起，组成了展现广阔的明代世俗社会面貌的风情画。

冯唐：

《不二》

唐高宗李治，文学家韩愈，禅宗五祖弘忍、六祖慧能，以及与慧能争衣钵的神秀，都拜倒在名妓鱼玄机的石榴裙下。白日宣淫，就地正法，肆无忌惮，一晌贪欢，佛门清净地，成了风情万种的极乐世界。这本书被戏称为“黄书”，但正如冯唐所说：编故事，其实不难，难的还是杯子里的酒和药和风骨，是否丰腴、温暖、诡异、精细。





劳伦斯: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英国小说家劳伦斯的著名长篇小说，很长时间内被视为“禁书”。女主角康妮嫁给贵族地主查泰莱为妻，但后者不久在战争中负伤，腰部以下终身瘫痪，康妮与庄园猎场狩猎人发生婚外情。小说对查泰莱夫人与狩猎人之间充满激情和原始气息爱情进行了令人难忘的描写，歌颂了健康自然、超越等级的爱情，这也是其虽一时被禁却最终被沉淀为经典的重要原因。

【返回目录】



剧

《感官世界》



导演：大岛渚

这是日本导演大岛渚最富盛名的电影之一。根据真实案件改编，讲述女仆阿部定与男主人吉藏之间惊世骇俗的生死爱欲：二人私奔到一家旅馆，不分日夜地纵情性爱，而在渐渐感觉乐趣后，他们开始追求类似死亡的高潮。阿部定在高潮时杀死吉藏，并仪式性地割下其生殖器，以与之“永不分离”。《感官世界》是极端的爱情和人性的展示，需要观者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



《炮友》

导演：威尔·古勒

迪伦被猎头杰米挖角到纽约，她提供的不仅是丰厚薪资，还给了这位初来乍到者真挚的友情，带着他领略了纽约的美好夜晚，两人成为了好友。此时恰逢迪伦与前任分手，而曾经受过情伤的杰米也不想进入一段正式关系，于是两人商定只谈性不谈爱。但是，爱情无法阻挡，杰米和迪伦发现两人之间已不仅仅是“炮友”了。

【返回目录】





达利：浮现在海岸边的面孔与水果盘

【返回目录】



【更多时候爱情在我们看不清的更远处……】

张爱玲：倾城之恋（节选）



到了家，推开了虚掩着的门，拍着膀翅飞出一群鸽子来。穿堂里满积着灰尘与鸽粪。流苏走到楼梯口，不禁叫了一声“哎呀。”二层楼上歪歪斜斜大张口躺着她新置的箱笼，也有两只顺着楼梯滚了下来，梯脚便淹没在绫罗绸缎的洪流里。流苏弯下腰来，捡起一件蜜合色衬绒旗袍，却不是她自己的东西，满是汗垢，香烟洞与贱价的香水气味。她又发现了许多陌生女人的用品，破杂志，开了盖的罐头荔枝，淋淋漓漓流着残汁，混在她的衣服一堆。这屋子里驻过兵过？——带有女人的英国兵？去得仿佛很仓卒。挨户洗劫的本地的贫民，多半没有光顾过，不然，也不会留下这一切。柳原帮着她大声唤阿栗。末一只灰背鸽，斜刺里穿出来，掠过门洞子里的黄色的阳光，飞了出去。

阿栗是不知去向了。然而屋子里的主人们，少了她也还得活下去。他们来不及整顿房屋，先去张罗吃的，费了许多事，用高价买进一袋米。煤气的供给幸而没有断，自来水却没有。柳原提了铅桶到山里去汲了一桶泉水，煮起饭来。以后他们每天只顾忙着吃喝与打扫房间。柳原各样粗活都来得，扫地、拖地板、帮着流苏拧绞沉重的褥单。流苏初次上灶做菜，居然带点家乡风味。因为柳原忘不了马来菜，她又学会了做油炸“沙袋”、咖哩鱼。他们对于饭食上虽然感到空前的兴趣，还是极力的撙节着。柳原身边的港币带得不多，一有了船，他们还得设法回上海。

在劫后的香港住下去究竟不是久长之计。白天这么忙忙碌碌也就混了过去。一到晚上，在那死的城市里，没有灯，没有人声，只有那莽莽的寒风，三个不同的音阶，“喔……呵……呜……”无穷无尽地叫唤着，这个歇了，那个又渐渐响了，三条骈行的灰色的

龙，一直线地往前飞，龙身无限制地延长下去，看不见尾。“喔……呵……呜……”叫唤到后来，索性连苍龙也没有了，只是一条虚无的气，真空的桥梁，通入黑暗，通入虚空的虚空。这里是什么都完了。剩下点断堵颓垣，失去记忆力的文明人在黄昏中跌跌跄跄摸来摸去，像是找着点什么，其实是什么都完了。

流苏拥被坐着，听着那悲凉的风。她确实知道浅水湾附近，灰砖砌的那一面墙，一定还屹然站在那里。风停了下来，像三条灰色的龙，蟠在墙头，月光中闪着银鳞。她仿佛做梦似的，又来到墙根下，迎面来了柳原，她终于遇见了柳原。……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爬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

有一天，他们在街上买菜，碰着萨黑荑妮公主。萨黑荑妮黄着脸，把蓬松的辫子胡乱编了个麻花髻，身上不知从哪里借来一件青布棉袍穿着，脚下却依旧趿着印度式七宝嵌花纹皮拖鞋。她同他们热烈地握手，问他们现在住在哪里，急欲看看他们的新屋子。又注意到流苏的篮子里有去了壳的小蚝，愿意跟流苏学习烧制清蒸蚝汤。柳原顺口邀了她来吃便饭，她很高兴的跟了他们一同回去。她的英国人进了集中营，她现在住在一个熟识的，常常为她当点小差的印度巡捕家里。她有许久没有吃饱过。她唤流苏“白小姐。”柳原笑道：“这是我太太。你该向我道喜呢！”萨黑荑妮道：“真的么？你们几时结婚的？”柳原耸耸肩道：“就在中国报上登了个启事，你知道，战争期间的婚姻，总是潦草的……”流苏没听懂他们的话。萨黑荑妮吻了他又吻了她。然而他们的饭菜毕竟是很寒苦，而且柳原声明他们也难得吃一次蚝汤。萨黑荑妮从此没有再上门过。

当天他们送她出去，流苏站在门槛上，柳原立在她身后，把手掌合在她的手掌上，笑道：“我说，我们几时结婚呢？”流苏听了，一句话也没有，只低下了头，落下泪来。柳原拉住她的手道：“来来，我们今天就到报馆里去登报启事，不过你也许愿意候些时，等我们回到上海，大张旗鼓的排场一下，请请亲戚们。“流苏道：呸！他们也配！”说着，嗤的笑了出来，往后

顺势一倒，靠在他身上。柳原伸手到前面去羞她的脸道：“又是哭，又是笑！”

两人一同走进城去，走了一个回路转的地方，马路突然下泻，眼前只是一片空灵——淡墨色的，潮湿的天。小铁门口挑出一块洋磁招牌，写的是：“赵祥庆牙医”。风吹得招牌上的铁钩子吱吱响，招牌背后只是那空灵的天。

柳原歇下脚来望了半晌，感到那平淡中的恐怖，突然打起寒战来，向流苏道：“现在你可该相信了：‘死生契阔’，我们自己哪儿做得了主？轰炸的时候，一个不巧——”流苏嗔道：“到了这个时候，你还说做不了主的话！”柳原笑道：“我并不是打退堂鼓。我的意思是——”他看了看她的脸色，笑道：“不说了，不说了。”他们继续走路，柳原又道：“鬼使神差地，我们倒真的恋爱起来了！”流苏道：“你早就说过你爱我。”柳原笑道：“那不算。我们那时候太忙着谈恋爱了，哪里还有工夫恋爱？”

结婚启事在报上刊出了，徐先生徐太太赶了来道喜，流苏因为他们在围城中自顾自搬到安全地带去，不管她的死活，心中有三分不快，然而也只得笑脸相迎。柳原办了酒菜，补请了一次客。不久，港沪之间恢复了交通，他们便回上海来了。

白公扪里流苏只回去过一次，只怕人多嘴多，惹出是非来。然而麻烦是免不了的，四奶奶决定和四爷进行离婚，众人背后都派流苏的不是。流苏离了婚再嫁，竟有这样惊人的成就，难怪旁人要学她的榜样。流苏蹲在灯影里点蚊香。想到四奶奶，她微笑了。

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表示他完全把她当作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然而流苏还是有点怅惘。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的站起身来，将蚊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

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

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

【返回目录】

凌叔华：酒后



夜深客散了。客厅中大椅上醉倒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酣然沉睡；火炉旁坐着一对青年夫妇，面上都挂着酒晕，在那儿切切细语；室中充满了沉寂甜美的空气。那个女子忽站起来道：

“我们俩真大意，子仪睡在那里，也不曾给他盖上点。等我拿块毛毡来，你和他盖上罢。把那边电灯都灭了罢，免得照住他的眼，睡的不舒服。”

“让我去拿罢。”男子赶紧也站起来说。

女子并不答言转向已把毡子抱来，说：

“轻轻的给他脱 了鞋了罢。把毡子打开，盖着他的肩膀和脚 ，让他舒舒服服的睡觉。”她看着那男子与那睡着的人，脱 了鞋，盖好了毡子，又说道：

“我们还是坐在这里罢。他一会儿醒了一定要茶要水的。他刚才说他不回家了，这里的大椅比他家的床还舒服多呢。”她说着又坐下，“咳！他的家庭也真没味儿，他真可怜。”

男子仍旧傍他妻子坐着，室中只余一盏带穗的小电灯,很是昏暗；壁炉的火，发出那橘红色柔光射在他俩的笑容上；几上盆梅，因屋子里温度高，大放温馨甜醉的香味。那男子望着他的妻子，眯着眼含笑道：

“采苕，我也醉了。”

“你不是说你没喝多少酒吗？”女子微笑说。

“我不是酒醉，我是被这些环境弄醉了。……我的眼、鼻、口—灵魂都醉了，我的心更醉了—你摸摸它跳的多么快！”他说着便靠紧采苕那边坐。

采苕似笑非笑的看一看他，随后却望着那睡倒的人，说：

“你还不认账喝醉了呢。你听听你自己又把那些耳，口，目，灵魂，心等等字眼全数的搬出来了。只是你的脸不象子仪的那样红，他今天可真醉了。”

男子似乎没听见他的妻子说什么，仍旧眯着醉眼，拉着她的手，说：

“亲爱的，叫我怎样能不整个人醉起来呢？如此人儿，如此良宵，如此幽美的屋子，都让我享至！平常在这样一间美好舒服的房子坐着，看着样样东西都是我心上人儿布置过的，已经使我心醉，我远远的望见你来，我的心便摇摇无主了。现在我眼前坐着的是天仙，住的是纯美之宫，耳中听的，就是我灵府的雅乐，鼻子闻到的—销魂的香泽，别说梅花玫瑰的甜馨比不上，就拿荷花的味儿比，亦嫌带些荷叶的苦味呢。我的口----才尝了我心上人儿特出心裁做的佳味，----哦，我还可以尝似花香非花香，似糖甜与糖甜，似甘酒非……”

“够了，够了，你真醉了，好好的又扯上这些小说式的话来逗我。说话小点声音罢，看吵醒子仪。”

他拿他夫人的手热烈的嗅了几嗅，又抬头望着她道：“你也有点醉罢？这腮上薄薄的酒晕，什么花比得上这可爱的颜色呢？----桃花？我嫌她太俗。牡丹？太艳。菊花？太冷。梅花？也太瘦。都比不上。”说着他又告近坐一些，“呀！不用讲别的！就拿这两道眉来说罢，什么东西比得上呢？拿远山比----我嫌她太淡；蛾眉，太弯，柳叶，太直，新月，太寒。都不对，都不对。眉的美真不亚于眼的美，为什么平时人总说不到眉呢？”

采苕今晚似乎不象平常那样，把永璋的话，一个个字都饮下心坎中去，她的眼时时户着那睡倒的人，至此方用话止住永璋道：

“我的头今晚也昏昏的。我喝了酒不爱说话，你却滔滔不绝，不觉得渴吗？”

永璋余兴未尽，摇摇头还接续说：

“采苕，我说真话，眉的美也是很要紧的。可是初次见面的，看不到眉的好丑，这须在静夜相对的时候，才觉得到呢。唉，你的眉，真是出奇的好看！”

“永璋，我不理你了，你尽是拿我开玩笑。”她微耸双眉说着，转过身去背着永璋。

“我那里敢？”他急忙分辩，用手轻轻扳转采苕来。“我现在赞美大自然打发这样一个仙子下凡，让我供奉亲近，我诚心供奉还来不及，那里敢开玩笑……我相信一个人外表真美的，心灵也一定会美。比如你的心灵那一时不给我愉快，让我赞美。就这屋子说，那一样不是经你的手动才使被人赞美的。若是有人拿一个王位来换，不用说我这个爱人，就是这屋里东西，我一定送他进疯人院去。”

采苕此时似乎听而不闻的样子，带些酒意的枕她的头在永璋的肩上，户着那边睡倒的人。永璋仍接续说：

“哦，大后天便是新年，我可以孝敬你一点什么东西？你给我许许多多的荣耀和幸福，就今晚说一通晚，也讲不出百分之一来。亲爱的，快告诉我，你想要一样什么东西？不要顾惜钱。你想要的东西，花钱我是最高兴的。”

采苕听了，想了一想，后来仍望着那睡倒的人。此时子仪正睡的沉酣，两颊红的象浸了胭脂一般，那双充满神秘思想的眼，很舒适的微微闭着；两道乌黑的眉，很清楚的直向鬓角分列；他的嘴，平常充满了诙谐和议论的，此时正弯弯的轻轻的合着，腮边盈盈带着浅笑；这样子实在平常采苕没看见过。他的容仪平时都是非常恭谨斯文，永没有过象酒后这样温润优美。采苕怔怔的望了一回，脸上忽然热起来，她答说：

“我什么也不要，我只要你答应我一样东西……只要一秒钟。”

“请快点说，”永璋很高兴的说：“我的东西都是你的一样。别说一秒钟，千万年都可以的。”

“我要----我有些不好意思说。”

“不要紧。”

“他……”

“他一定不会醒的，你放心说罢。”

“我只想闻一闻他的脸，你许不许？”

“真的吗，采苕？”

“真的！实在真的!”

“真的？那怎么行？……你今晚也喝醉了罢？”

“没有喝醉，我没有喝醉。我说给你听，我为什么发生这样的要求，你就会得答应我了。我自从认识子仪就非常钦佩他；他的举止容仪，他的言谈笔墨，他的待人接物，都是时时使我倾心的。因为他是有了妻子的人，我永远没敢露过半句爱慕他的话。他处在一个很不如意的家庭，我是可怜他。”

“他对我很赞你，很羡慕我。因为羡慕我的人太多了，我也没理会。我也知道你很钦佩他，不过不知道你这样倾心。”

“小点声音。让我说完我的心事----我天生有一种爱好文墨的奇怪脾气，你是知道的，见了十分奇妙的文章，都想到作者的丰仪，文笔美妙的，他的丰采言语却不定美好，只有他----实在使我倾向，咳，他那一样都好！……我向来不敢对人提过这话，恐怕俗人误会。今天他酒后的言语风采，都更使我心醉。我想到他家中烦闷情况----一个毫没有情感的女人，一些只知道伸手要钱的不相干的婶娘叔父，又不由得动了深切的怜惜。……他真可怜！…..亲爱的，他这样一个高尚优美的人，没有人会怜爱他，真是憾事！”

“哦！所以你要去 Kiss 他，采苕？”

“唔，也因为刚才我愈看他，愈动了我深切的不可制止的怜惜情感，我才觉得不舒服，如果我不能表示出来。”她紧紧拉住永璋的毛道，“你一定得答应我。”

永璋面上现出很为难态度，仍含笑答道：

“采苕，你另想一个要求可以吗？我不能答应你……”采苕不等他说完，便截住他的话道：

“我信你是最爱我的，为什么竟不能应允我这要求？……就是子仪，你也非常爱他，……”

“亲爱的，你真是喝醉了。夫妻的爱和朋友的爱是不同的呀！可是，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很喜欢你同我一样的爱我的朋友，却不能允许你去和他接吻。”永璋连忙恰好说。

“我没有喝醉，真没醉，”采苕急急说道，“你得答应我，只要去 Kiss 他一秒钟，我便心下舒服了。你难道还信不过我吗？她看住永璋。

永璋看她非常坚决的神气，答道：

“信不过你是没有的话，只是我觉得我不能答应你这个要求。”

“既然不是不信得过我，你为什么不答应我？”她站起来很恳切的说。

“你真的非去 KISS 他不可吗？”

“是的，我总不能舒服，如果我不能去 Kiss 他一次。”

“好吧！”永璋很果决的说。

她站起来走了两步，忽然又回来拉永璋首，“你陪我走过去。”

“我坐在这边等你，不是一样，怕什么，得要人陪？”

“不，你得陪我去。”

“我不能陪你去。况且，我如果陪了去，好象我不大信任你似的，你想想对不对？”

她不答的走去，忽然又站住说：“我心跳的厉害，你不要走开。”

“好，我答应了在这边陪你的。”

“我去了。”她说完便轻轻的向子仪睡倒的大椅边去，愈走近，子仪的面目愈清楚，采苕心跳的速度愈增。及至她走到大椅前，她的心跳度数竟因繁密而增声响。她比时脸上奇热，内心奇跳，怔怔的看信子仪，一会儿她脸上热退了，心内亦猛然停止了强密的跳。她便三步并两步的走回永璋前，一语不发，低头坐下。永璋看着她急问道，

“怎么了，采苕？”

“没什么，我不要 Kiss 他了。”

【返回目录】

盘点世界各地隐秘的换妻游戏

南京副教授马尧海换妻事件引起了不少的轰动，换妻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他们或合法，或隐秘……下面就让你见识一些国外的换妻游戏吧。



最神秘的换妻：美国赌城换妻俱乐部(图片来源：美国《世界日报》 / 冯鸣台摄影)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收费的性交易在整个美国克拉克县都违法，所以赌城拉斯维加斯没有红灯区，但却有一家为成年人安排交换性伴侣的场所名叫“红公鸡”(Red Rooster)，到这里寻找性刺激的人每周有 800 人，是拉斯维加斯“换夫换妻俱乐部”(Las Vegas Swing Party)主要聚会场所，他们每周固定去“红公鸡”两次。

“红公鸡”在克拉克县申请俱乐部执照，在赌城地区已开业 25 年。大赌城区内极少有以“性派对”主题的俱乐部，对这里好奇的人很多。由中国去赌城的男性游客，对这家公开营业的“红公鸡”怀着高度兴趣，并以讹传讹，以为去“红公鸡”可以看真人秀，总在大家回旅馆休息后，要求导游带路前往。

“红公鸡”常客对外国来的“观光客”不太欢迎，他们虽然可以交换伴侣，却不想被人窥视，除非那名观光客也带着异性伴侣来“分享”，红公鸡内的一切都不准照相。

“红公鸡”隐藏在赌城东边工厂仓库间，它是一户两层楼旧式住宅，室内面积有 1 万 3000 平方呎，除交换性伴侣房间之外，还有室内泡汤池、舞厅、酒吧、撞球台、活动室和观赏座，每个厅间内部布置均以红色为主，经常去那里活动的人不认为性行为是禁忌游戏。



（图片来源：美国《世界日报》 / 冯鸣台摄影）

进入俱乐部前，要先在 Steptoe 街的红公鸡办公室买门票，才能放行去隔街的俱乐部。中国观光客花钱买票进场东张西望，却看不见“表演”，在楼下大厅干着急，加上语言不通，来这里的“目的”和别人不同，大都败兴而归。

因为该俱乐部的规矩是到这里认识异性，大家先在楼下玩乐交谊，合得来就上楼去卧房，“观赏”其它人动作可不是来俱乐部的重点。

拉斯维加斯换夫换妻俱乐部的会员去红公鸡大厅，就可以自选性伴侣上楼，他们不怕自己人参观，但是不准非会员偷窥，更不让“打野食”独行侠在红公鸡内夺人之美。每个周六及周日晚，红公鸡是赌城换伴俱乐部活动派对大本营，这两晚只让夫妻或情侣双双对对出席，会场有 DJ 音乐和饮料、自助餐。

【返回目录】





虹影：

《英国情人》

小说讲述了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侄子裘利安·贝尔在爱情上极度自由，不考虑一般意义上道德和婚姻关系的束缚。他对二战前欧洲感到失望，写好遗书，到中国参加革命。在青岛大学被系主任的夫人闵所吸引。两个人之间萌生出了一种强烈的羁绊，但是闵始终不愿意和裘利安·贝尔发生肉体关系。正在裘利安感到失望的时候，闵忽然邀请他去北京。闵在北京完全展现出了她的另一面：一个修习房中术的、妖媚的，带有浓郁而古老的东方美的女性。

【返回目录】



《甜蜜小谎言》



导演：矢崎仁司

琉璃子（中谷美纪饰）是一名泰迪熊艺术工作者，她与在 IT 公司上班的丈夫聪（大森南朋饰）结婚三年有余，表面看来是一对模范夫妻实则同床异梦。两人在同一屋檐下，需要通过手机沟通。彼此之间夫妻生活更几乎被省略，各自在外面有秘密情人，并且想方设法编织着各种小谎言以维持真挚、甜蜜的夫妻关系。

《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

导演：伊兰·迪朗·科昂

本片讲述的是西蒙·波伏娃与让保尔·萨特的爱情故事。两人终生不婚， 维持了长达 51 年的亲密关系。萨特主张两性关系的多伴侣化，主张“人是自由的”， 彼此承认各自的风流韵事，两人一拍即合，从 1929 年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契约爱情”。 在很多人眼里，波伏娃与萨特是一对完美的情人。然而完美的背后也是一场又一场的“爱情战争”。

【返回目录】



余自伟：欲望之都

【返回目录】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开始于 2009 年 8 月，每月在香港举办一场公开讨论，并借助网络视频直播、文字直播等方式将现场放大至全球任何地方。我们希望提供独立、客观、理性的观点和论述，并关注被主流媒体忽略的议题和讨论。目前已举办二十三场讨论，嘉宾有艾未未、长平、陈冠中、贺卫方、胡泳、梁文道、欧宁、潘毅、叶荫聪、周保松、许宝强等。2011 年 6 月开始，为了丰富论坛的主题，我们在固有论坛的基础上开始一个 Co-ChinaX 系列，这些讨论、沙龙由 Co-China 同一些友好团体合作举办，试图将更多有价值的讨论呈现于网络。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pdf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mobi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epub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也欢迎大家转发分享。

若希望加入“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的志愿者团队，请点击这里申请。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论坛 twitter：Co-China 论坛（http://twitter.com/#!/CoChinaOnline）

论坛新浪微博：1510 周刊（http://weibo.com/1510weekly）

编辑：王陶陶、姚梧雨童、舒欣、冯自强

校订：黄海

主编：方可成

美术：潘雯怡、肖承捷

技术支持：毛向辉

出品人：杜婷

